



四書匯叅

孟子

十三

口 仁 12  
2673  
24-23





2673  
24-23

孟子集註本義匯叅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六章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

舍也。具眾理。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大槩三處互相發明。

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以出者也

天者理之所從出。曰天便是那太虛。但能盡心知性。則天便不外是矣。性便有那天。○紹聞編此處解得極精。要看

所以字所具。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

字所從出字。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蔽而

敦復堂

大正十年六月廿四日  
岡本聖山氏贈



無以盡乎此心之量。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

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語類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者

心者只為知其性。知性却在先。此句文勢與得其心者

性本不可分。况其語脉是盡其心者。知其性。只是包著

這道理。盡知得其性之道。理便是盡其心。若只要理會盡

心。不知如何地盡。又曰。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盡。却

盡箇甚麼。知性然後能盡心。先知然後能盡心。未得盡

而後方能知之。蓋先知得然後見得盡。此方盡得耳。中

庸言。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孟子言盡其心者。知其性

是也。無量。如何盡得。物有少亦如何窮得。盡但到那

貫通處。則才拈來便曉得。是為盡也。存心却是就守處

會得。西邊只是從來不曾盡。這心但臨事。焦地胡亂挨將

去。此心本來無有些子不備。無有些子不該。須是盡識得

許多道理。無些子障礙。方是盡心。如今人。有箇心。只是

不曾使得他盡。只恁地苟簡鹵莽。便道是了。盡心。如

鏡。無些子蔽翳。只看鏡子。若有些子小照不見處。便是

有些塵汚。如今人做事。有些子鶻突。窒礙處。只是自家

不盡此心。本來虛靈萬理。畢備事物。皆所當知。人

多。是氣質偏了。又為物欲所蔽。昏而不能盡。知聖賢

以貴於窮理。又曰。萬理雖具於吾心。還使教他始得。今

人有箇心。在這裏。只是不曾使他去。知許多道理。見得

遺却。西少間。只成私意。盡得此心者。洞然光明。事事

敦復堂



自然盡心按知字固是零星然本文言知性却是衆物之  
 表裏精粗無不到故註云物格之謂若因零星有工夫作  
 格物看便非從盡心後推勘語脉矣或問由窮理致知  
 積累其功以至於盡心則心之體用在我不必先事揣量  
 著意想象而別求所以盡之也○文集心性一物也知則皆  
 知但盡之為難耳又性可逐事言○居業錄心與理本又曰  
 雖虛理則實心中無他物只有此理全具在內○心渾然  
 是一團理則實理不明則心便欠缺○困知記如理有  
 未窮此心雖立終不能盡吾人之有事於心者其盡與  
 不盡反觀內省亦必自知不盡而自以為盡是欺而巳  
 ○蒙引雲峰謂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欺而巳  
 知是積累用功愚謂積累用功之言作推本說則可若本  
 文不知性字亦是舉成功者說故集註云必其能窮夫理而  
 無不知者言又曰知性則物格之謂也○存疑盡心不能  
 俱以成功者言知性若非成功亦不能盡心亦不能知天  
 知性即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盡心即吾心之全體  
 體大用無不明○吳因之曰此節要以性字作主

其理則其所從出亦不外是矣

語類所以能盡其心者由  
 先能知其性知性則知天

矣知性知天則能盡其心矣不知性不能以盡其心物格  
 而後知至○性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理而言  
 天便脫樸是一箇大底人便是一箇小底天吾之仁義  
 禮智即天之元亨利貞凡吾之所有者皆自彼而來也故  
 知吾性則自然知天矣○文集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所  
 由以生者也性者理之全體而人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  
 人之所以主乎身而具是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  
 故人之本心其體廓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  
 於聞見之小是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  
 理至於一日會貫通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心廓  
 然之體而吾之所謂盡心也○今既定作知至說則此  
 而一以貫之矣○問孟子所謂盡心之下而盡心之前與知  
 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而盡心之後又精熟底  
 俱為一袞事耶抑繫之於盡心之下乃知至後就其間細  
 事耶夫三者固不容截然分先後然就其間細論之亦豈  
 得謂全無少別曰知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合在知性



裏說。盡心知性知天。是一時事。但以表裏虛實反覆相  
因。非有二夫漸次也。三者初無分別。故又曰存其心養其  
性。所以事天也。亦言其本一物耳。○蒙引。此處不必依論  
語。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說蓋未至。知天亦未足為  
知性。性未有所當。然與所以然。分十年一進。此處合下。一齊都  
彼處。以所當。然與所以然。分十年一進。此處合下。一齊都  
微味。則矣。語氣知性。知天。自非兩截事。○慶源輔氏曰。知  
性。而盡心者。譬如家主。盡識一家所有之物。然後隨取隨  
有。隨用。隨足。方盡得家主之職。知性。而知天。如家主。既識  
得家中之物。而喫緊工夫。却在知性。提盡心說。入正力。破以  
本自一串。而喫緊工夫。却在知性。提盡心說。入正力。破以  
心。觀天之妄。而特揭知性。以曉之也。故語勢須一一細貼  
虛字。而實字之義。理自明。顧涇陽文云。心之所以為心。不  
以郭廓言。以其中之包涵者。言。故知性。而心。由此盡天之  
所以為天。不以此形氣言。以其中之主宰者。言。以大學之序  
故。知性。而天。由此知。此性學之不可不講也。

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語類知性者  
物格也。盡心

者。知至也。物字對性字。知字對心字。○文集盡心之說。當  
時見得如此。故以為意識之事。後來思之。似只是知至之  
事。按語類中說。盡心有數條。兼知行言。與集註或問俱不  
合。闕此。知為未定之論。故槩不致載。○或問。心無限量者  
也。此其言盡心。何也。曰。心之體。無所不統。而其用。無所  
不周。也。今窮理而貫通。以至於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  
無所不統之體。無所不周之用矣。是以無所不知。則固盡其  
達固無毫髮疑慮。存於胸中。至於事至物來。則雖舉天下  
之物。或素所未嘗接於耳目。思慮之間者。亦無不劃然迎  
刃而解。此其所以為盡心者。而所謂心者。則固未嘗有限量  
也。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  
而無疑於夫子之言者。是也。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  
之命。曾子所以臨深履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  
立命者。如是以歿身焉。曾子所以啓手足。而免得正斃  
而無求者。是也。以是推之。則一章之旨。畧可見矣。○語類  
問。盡心。盡性。曰。盡心。云者。知之至也。盡性。云者。行之極也。  
其盡性之功也。○孟子說。知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



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下面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夫處如大學說物格而后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知至而后意識誠則存其心養其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不可數勝。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而不舍。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違也。精義

曰盡其心然後能存心。知其性然後能養性。知天然後能事天。此其序也。按此亦大槩言之。實則聖學知行並進。但非知無以開其始。非行無以履其實。所以先說知後說行。非謂必待盡心知天了然後去存心養性也。楊氏語須活看。語類盡心知性知天。此是致知存心養性事天。此是力行。問盡心存心盡莫是極至地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極至。只是凡事便須理會教十分周足。無少闕漏處。方是盡存也。非獨是初工夫初間固是操

守存在這裏到存得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終始。只存這裏。問存養先後。曰先存心而後養性。養性云者。養而勿失之。謂性不可言存。問存心養性以事天。曰天教你父子有親。你便用父子有親。天教你君臣有義。你便用君臣有義。不然便是違天矣。○文集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養得仁之心。性存得君臣之心。盡方養得義之心。性存之養之便是事天。性便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心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格亡之。則非所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之。之事。愚按此以上皆是存養申說。然亦是用對舉。則其義益明。○或問存性併入存心也。看或問仍用對舉。則其義益明。○或問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按對舉正發明集註本義。但不可抹却。先後要當工夫。自兩分。而道理仍歸一。○慶源輔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去矣。性是實理。須當順之。而不害。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可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了。便是戕傷之也。奉承之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



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事乎天而無愧天之所以賦予我者此西銘所以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居業錄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吾心之理即夫兼動靜亦定動亦定是也養性亦兼動靜應事接物順其情而不害是動養也事物未感守其理而不失是靜養也心以知覺言性以理言○事天與知天稍不同必窮理之極然後可言知天若存養之始就可言事天矣○任翼聖曰人每說盡心工夫全在知性養性工夫只在存心愚謂致廣大極高明豈不是盡心事但不窮理畢竟有疎脫處畢竟不能盡註中則有所蔽有字甚微莫順口忽過也至於順而不害較操而不舍工夫更密更精朱子諸說具在何曾道人只要存心來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新安陳氏曰此命字以氣言 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

至修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此命字兼理與氣言蓋言理而氣自

在其謂全其天之所付不以人為害之慶源輔氏曰狗私中也所謂以人為害之也○語類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生皆所謂以人為害之也○語類問立命是豎立得這天之所命不以私意參雜倒了天之正命否曰然○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既不以夭壽貳其心又須修身以俟方始立得這命自家有百年在世百年之中須事事教是當自家有一日在世一日之內亦須事事是當始得若既不以夭壽動其心一向胡亂做又不可如佛氏以絕滅為事亦可謂之夭壽不一向胡亂修身以俟一段全不會理會所以做底事皆無頭腦無君無父亂人之太倫○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量修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一句更用通下章看○文集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貳其心而惟修身以俟之則天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所論矣○朱氏公遷曰知命以知言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朱氏貳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合知命俟命則是立命



知命俟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蒙引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一氣相連說。但分之則一為知天之至。一為事天以終身耳。蓋所以立命處。全在修身以俟之。然非歿壽不貳則亦不能修身以俟之也。○理無不在歿壽亦理之所在也。窮理而至於歿壽不貳則理無所不在歿壽矣。故曰知天之所至也。修身以俟之。即存心養性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也。此是甚等田地。○非謂窮理只是窮歿壽之理。而力行者只是俟死而已矣。死生壽歿最是大事。而人之所難豁然者。今既於此判斷得過。則何理之不窮。何行之不難。此孟子立言意也。○存疑立命之命當作理說。與上文知天事天為一。串事意方有歸著。蓋知天事天而至於立命。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翼註身即心性。命即天。○冥果有以完天之性。故曰所以立命。立命者。完却心性無忝。自作元命。此之謂也。○程子曰。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存諸人而言謂

之心。朱子曰。在天為命。在物為理。在人為性。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語類本只是一箇太虛。漸漸細分說得密。化便是員。圈裏陰靜陽動。否曰。然。○由太虛上面底員。圈氣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在實底上面。無形底物。因有形而見。又曰。由太虛有天之名。這全說理由。氣化有道之名。這說著事物上。如率性之名。這道性只是理。率性方見得是道。○合虛與氣。有性之名。這道性只是理。隨在裏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中月。須是據人。水方映得那天上月。若無此水。終無此月也。問。若無是據。則不見理之所在。物則有是理。與氣發明得兩句。好。非性無物。非氣無形。○心之知覺。又是那氣之虛靈底。聰明無物。能弘道。是心能盡性。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心。○橫渠說。人



有天之名二句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二句是就人說。新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惟以理言則幾於泛以形體謂之天惟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太虛則陰一虛空之謂道所以一陰而此一陽一陽而有一陰者氣之化也云者所以然之妙也此一陽一陽而有一陰者氣之化也云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析其靈耳必合性與知覺所以知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也二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於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性純乎理而知覺所以具眾理應萬事者也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已矣

孫貽仲曰事理不相離造其理者知其事之理也履其事者體是理於身而見之也知性非離事之理存養非離事也知天而不以歿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為智矣精義游氏曰知天者履其事也徒造其理而不履其事是為知君上之為我尊而未嘗致恭也知父母之為我親而未嘗致養也其忠孝安在哉知天智之盡也事天之至也仁之至也智之盡也則死生為晝夜矣豈歿壽所能感其心哉亦曰修身以俟之自作元命而已○集解此章不外知行而尤以行為重看本文及總註語勢皆有敬側可見未點出修身字見人須合心性天命而後成其身此為通章歸宿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乃為

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此字指正命

曰順性命之理則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為自取吉其

我無以之則命之壽夭皆是命也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天

伯牛之疾是也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若此者如顏子之天

者如何是命曰前事都見不得若出門吉凶禍福皆不

可知但有正不正自家只順受他正底自家身無過德

地或如比干剖心又不可不謂之正命直卿說先生向嘗

譬喻一似受差遣三年滿罷便是君命之正者若歲月間

以罪去也是命便不是正底命先生曰若自家無罪便歲

月間去又不可不謂之正命問有當然而或不然不當

然而或然者如何曰如孔子孟老死不遇須喚做不正之命

始得在孔孟言之亦正命然在天之命却自有差者之

書通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正能修身者之

所獨○翼註正不正不專在氣數而在人事氣數本無兩

樣人事盡則命為正命人事不盡則命非正命此便是以

義安命之學○紹聞編人事即天命也人事不盡則禍患

乃其自取而天命不立矣故盡人事者是乃所以順夫天

命而謹守之此知命者所以不立於巖墻之下也○徐辨

集註惟莫之致而天命者乃為正命要看看惟字與乃為字就

人身言不就不就天命言如盡其道而死則子之天伯牛

之疾比干之剖心孔子孟之不用於世皆與我盡道無干乃

天命自不正在我却自是莫之致而至於所以為正命若

盡其道以致程桎而死即是他生來注定該桎亦由其

有以自取便非莫之致而至於由下文打通看是命之正

與不正在我順受不順受上見故曰順受其正若說如

何受此條最明快其得解在順受其正四字截斷看蓋謂

惟順受者乃其正命耳此正與末二節語氣相涵迴合上

句莫非命也恰相呼應○說統下二段非為正不正分疏

敦復堂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危地以取覆

壓之禍語類問孟子謂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今人却道

命者是活絡在這裏看他如何來若先說道我自命雖

不立岩牆之下也不妨即是先指定一箇命便是紂說我生

人所自取非正命也○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當立而壓死

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亦命也但

非正命耳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輯語凡不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能安命皆坐不知○條辨不知命如何能立命故此又補

出知字○若先說我自命雖立巖牆下也不妨道正是

行險微倖才不盡道便不是順受才不

順受便非正命故曰命只活絡在這裏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至者矣或問小註問

戈死於患難如比干之類亦是正命乎曰固是正命又問

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

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

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

者須是於此處見得定臨利害時便將自家研到了直須

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

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

修身是也○說統盡其道而死正順受處故曰正命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足械也梏手械也言犯罪而死與立巖牆之

下者同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精義問桎梏而死者非正

聖人只教人順受其正不說命或曰桎梏死者非命乎曰

孟子自說了莫非命也然聖人却不說是命尹氏曰雖曰

敦復堂



命也。又必知其正與不正。君子所言者，正命也。又其上則義而已。不曰命。○語類盡其道而死者，順理而吉者也。桎梏死者，逆理而凶者也。以非義而死者，固所自取。是亦前定。蓋其所稟之惡氣，有以致之也。○問雖謂非正，然亦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命？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羨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桎梏而死，喚做非命。不得緣他當時稟箇乖戾之氣，故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孟子說命至盡心章，方說得盡。○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非天命之正，而覩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過自值夫凶禍，天正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

耳

○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

湖南講上章命字，是我自己心性用得功底，所以要立此章命字，是由不得我底，所以要順受。○集解上章末句命字，只說得理，不曾說氣。故於此章又言之。然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則終無以易乎。歿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之旨矣。故曰：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若上章命字，已兼言氣，則所謂未盡者，安在哉。○愚按：上章命以理言，自該得氣。歿壽不貳，是也。此章命以氣言，仍歸於理。順受其正，是也。前後本自相發。此章又特揭出知字，蓋未有不知命而能立命者。此則其未盡之意也。

也。舍上聲。○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紹聞編得失繫於求，不求是求有益於得。



也求在我者也惟其在我故求而可得也而人乃不知求之何哉○集解此與操則存二句作危言口氣者別只重求與得兼說舍與失者正以舍則失與求則得相形求便得舍方失可見惟不求求斯益矣末句揭明求在我正所以有益之故喫緊全於在我二字提醒人心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利達

凡外物皆是南軒張氏曰富貴利達眾人謂已有求之之其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集解道是理之繩我以不當求者命是數之制我以不當得者層遞而下重下句○才要求之却有道在如何可妄求蓋一有心於求便是妄便不是有道道所以制其求非所以善其求也莫誤會下得之有命却又為妄求者斷絕癡想蓋既去妄求豈不意

在必得其如得之又有命何有命則無論得與不得總自不關於求此求之所以無益於得也末以在外二字點醒正見不必作此無益之求○精義伊川曰君子有義有命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此言義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此言命也至於聖人則惟有義而無命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此言義而不言命也又曰是求無益於得言求得不濟事此言猶只為中人言之若為中人以上而言却只道求之有道非道則不求更不消言命也又曰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曰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乃若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每下者也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求之雖有道奈何得之須有命又曰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張子曰富貴貧賤皆命也今有人均為勤苦有富貴者只是幸會也求而不得則是求無益於得也道義則不可言命是求在我者也○或問程子以求在我者為義



求在外者為命何也曰在我者如仁義禮智之屬皆此理所當為以其求之得之莫不有義故曰義在外者如富貴利達之類皆命有所制以其求之雖有道而得之則有命故曰命然聖人則力為我之所當為而不問彼之所制故曰有義而無命此以所求之內外而言也若專為在外者言則後段所謂求之有道者義也得之有命者命也是其言各有當意各有指然錯綜而言則理亦無所不通也按精義或問概論言外大指與本義微別須善會

○趙氏曰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或問小註富貴

身外之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有可以為聖為賢利善甚明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乃所當求富貴利達制於命不可必求也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存疑萬物之理本來皆具於人之心原無一件欠缺其有欠缺者人自失之而

此其本然也本然對當然說此言理之本然下二節言人之當然與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相似○輯語物字訓事物而此章又指事物之理言大則君臣父子非人物之物也愚按人物之物亦在內

小則事物細微其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或問

萬物之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一物者即其所以生萬物之理也故一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焉所謂萬物皆備云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語類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皆備於我如萬物莫不有君臣之義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父子之親自家這裏也有萬物莫不有兄弟之愛自家這裏也有萬物皆備於我自家這裏也有是這道理本來皆備於吾身○萬物皆備於我橫渠一段將來說得甚實所謂萬物皆在我者便只是君臣本來有義父子本來有親夫婦本來有別之類皆是本來在我者○集解理雖散在萬物而實具於吾心性分即心之所以為心者也皆備謂合下自是全具蓋就降衷之初說註故以本然言之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本真實而敦復堂



無妄亦人我之無間皆備於我便是誠之原而仁之本故  
下二節都根此說去○輯語此與中庸誠者自成也同例  
只懸空立此句喫緊正在下面愚按下面所以  
喫緊者却正為此理本來如是不容欠缺故也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  
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大於是

張子曰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素有於我也反身而誠  
謂行無不謙於心則樂莫大焉○或問反身而誠則張子  
無不謙於心作德日休實到實有之說為實若不責之處  
心行事之實而但欲反心以求眾理而想象安排使其備  
於此焉則將何所據以為實而其為心亦已勞矣尚何樂  
之可言哉○語類萬物皆備於我須反身而實有之無虧  
無欠方能快活若反身而不誠雖是本來自足之物然物  
自物何干我事○反身而誠孟子之意主於誠字言反身

而實有此理也為父而實有慈為子而實有孝豈不快活  
若反身不誠是無此理既無此理但有恐懼而已豈得樂  
哉○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  
○這道理本來皆備反之吾身於君臣必盡其義於父子  
必盡其親於兄弟必盡其愛於夫婦必盡其別莫不各盡  
其當然之實理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俯不作自然  
是快活若是反之於身有些子未盡有些子不實則中心  
愧作不能以自安如何得會樂○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  
既是萬理皆實即渾然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  
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文集此  
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  
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之而非出於勉強偽  
為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  
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恕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當強  
恕以去己私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語類問此節  
是木賢以上事強恕求仁是學者分上事否曰然○四書  
通此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之反按語類亦  
云反身而誠是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誠字就現成說



工夫自在誠字前然亦通大賢以上而言程氏復心以為盡性之事蒙引以為聖人之事皆不必泥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強上聲

強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語類強是勉強而行是要求至已及物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此

於反身而誠則仁矣新安陳氏曰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

其有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語類今人所

是這些私意難除才有些私意隔著了便只見許多般蒙引不能反身而誠私意隔之也隔於私意即是不仁處

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庶幾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類語

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其人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

理來便是恕所謂恕者也只是去得私意盡了這道理便真實備於我無欠闕強恕而行求仁莫近不可將恕字低看了求仁莫近於恕恕字甚緊○精義伊川曰恕者入石之門○輯語恕之盡頭便是仁看不欲無加與不欲勿施分別無加便是仁勿施便是恕無二理也故恕字用力全在強字強即勿施也而強字却在行上見近字亦在求上見時說似強恕則近仁耳○伊川曰有忠矣而行之以恕則以無我為體以恕為用所謂強恕而行者知以己之所好惡處人而已未至於無我也○或問強恕初不言忠無忠何以為恕耶曰有心為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語類若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令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按此因論恕而推其原本於忠在本

○此章言萬物之理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有餘行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精義尹氏曰萬



物皆備天理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也強恕而行誠之者也○語類這章是兩截工夫反身而誠蓋知之已至而自然循理所以樂強恕而行是知之未至且恁把捉勉強去少間到純熟處便是仁四句皆是蒙上面一句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輔氏曰著則明之而巳察則又加精焉言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謂行之積習既久而猶不識其所以

然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語類方行之際則明其當然之理是行之而著既行之後則識其所以然是習矣而察初間是照管向前去後來是回顧後面看所行之道理如何如人喫飯方喫時知得飯當喫既喫後則知飯之飽如此○行矣不著習矣不察如今人又不如如此不曾去行便要說著

不曾去習便要說察按朱子於本文外指出此層雖非本義然極中今人之病故錄之○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凡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精言不著不察是行習時畧不經心所謂飯從春梁過是也識其當然又識其所以然才算得知不然一知半解終是鶻突在○行習便是由不著不察便是不知末句承上二句作慨歎眾也言如此類者甚多非庸眾之眾○此章原為學者歎不為百姓言也日行日習分明已在道中著脚但不能精心體道使著且察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已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

復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羞惡之心所推也恥吾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



能遠於過則過可消苟漠然無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  
 故人當以無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之  
 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無否則  
 安於無恥而恥終不可免○集解恥是義心所發人所本  
 有底無恥者物欲錮蔽也故特揭人不可以無恥提醒之  
 無恥之恥非一事偶然知恥直是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  
 所不欲有全副擴充力量在故趙註直指為能改行從善  
 之人解下句又著終身字既曰終身固不僅以一時言也  
 ○困勉錄依朱氏公遷說此與下章是一勸一戒然此章  
 無恥泛說下章則專主為機變之巧者言又不可不辨也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之則入  
 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有所不為故  
 可進於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  
 至入於禽獸讀之使人凜凜○按此承上章而言言人之  
 不可以無恥者正以恥之於人所係為甚大也發口越鄭

重用意越森竦喫緊在一人  
 字與末節兩人字相呼應

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彼方且自

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四書通為機變之巧  
 此巧字便與恥字相

反恥則守正而有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  
 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  
 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翼註機如掩取禽獸  
 之機乃借字也在人則暗藏奸險者變字有多端誑誘使  
 入吾機之意○鄒嶧山曰機械有制服人意變詐有誑誘  
 人意機變便是巧大病在為字上○條辨為機變之巧心  
 事原是自謂得計不但無用恥之心亦  
 並無用恥之地無所用恥所字著眼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三

敦復堂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

翼註不恥不若人緊跟無所用恥說

○合訂無所用恥不是他本來無恥只是他自己不恥不恥在人特一事耳然此一事却是不少但此一事不如人則一齊差却事事不如人矣○說統人之為人全靠這點羞惡作主此念一釋何所不為故開口便說恥之於人大矣未又云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見得未有入而可無恥者無恥則不得復列於人章內三箇人字最宜玩按章內亦恰有三箇恥字相為激發苦口婆心

或曰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或問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

不能而為之可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

按後說本趙註程子

蓋亦即其意而引伸之然於前後相承語脈終覺欠穩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

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

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

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已以下賢士不枉道而求利二者勢若相反而

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而已

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

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勢而驕夫士士懾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南軒張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善在下者忘人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曰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而忘勢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後應之是能樂道忘人之勢○說約古之賢王古之賢士前二段兩平語也故王公以下



只承賢士說而思賢主意亦見於其中則其立言之妙。愚按下半節主賢士說自不待言即上兩段平舉中於賢士下著何獨不然句便自有側注之勢故下用故字單承蒙引云賢士曰古賢士亦曰古蓋有感於當時而言也即此便見得當時諸侯不能好善忘勢而孟子之不見諸侯固隱然以樂道自任矣夫士不自重王公安得而重之此其所以目賭戰國妾婦之徒慨然高望而遠志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也集解說箇好遊想句踐亦戰國遊士之徒故孟子欲挽以聖賢之道

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

趙氏曰囂囂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

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

而外輕者不能也。○集解囂囂二字須提起說本是我平日所自有立於不知之上而見於不知之時故知亦囂囂不知亦囂囂兩亦字義方員足若粘定知不知兩亦字本領便一齊奉却。○兩人字亦不可忽囂囂自在我知不知自在人此所以不加欣戚於其心也。○囂囂註義在割烹章則先云無欲而後云自得照下我何以湯之聘幣為故意主無欲也此則先云自得而後云無欲照下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意主自得也集註之不苟如此

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樂音洛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徇乎外物之誘矣條

句踐何如斯可之問便是問所以能囂囂之本領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是平日自尊我之德自樂我之義自有可以囂囂之具則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矣。○精言德所謂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與人之勢位對



看本自常伸於萬物之上不可放倒架子故須尊尊則彼  
 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所以能自重而不  
 慕入爵之榮義是出處進退辭受取與之大閑干駟弗顧  
 天下弗視一介不與一介不取是極嚴正底道理人每厭  
 而苦之故須樂樂則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  
 制又何不能自安而奪於外誘之有○按紹聞編通講一  
 章最明暢其言曰人之所以不能尊尊者以其內無所得  
 而見外之重也得之心曰德而吾之所尊尊其貴於已者  
 焉則不慕乎人矣守之正曰義而吾之所樂樂其謙於心  
 者焉則不誘於外矣故士可窮可達而尊德樂義其心一  
 而已窮知有義而不知有貧賤豈其所能移達知有道而  
 不知有富貴豈其所能蕩尊德樂義如此則何往而不善  
 哉不失義於窮則有以敦士節而道亨於已不離道於不  
 則有以副民望而道行於人然達所不離之道即窮所不  
 失之義而得已者即民不加於民何失望之有不得志修  
 推也觀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何失望之有不得志修  
 身見於世則所謂得已者不但民何失望之有不得志修  
 獨善其身不失已也達則兼善天下使民不失望而已窮則

雖有得志不得志而君子之心則無入而不自得矣遇雖  
 有窮有達而君子之道則窮亦善達亦善矣○述朱尊德  
 樂義是躡躡本領下三節又是尊德樂義實用本文及註  
 理逐節逐層遞出有虛實隱顯之別不容徑盡又不容分  
 外添設也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於行事

之實也

集解上文尊德樂義只渾淪槩說此方舉窮達以實之故云見於行事之實分內外看不得亦分先後

後不得語氣雖層次說下而理脉只一意相承看故字可  
 見窮主自守言故曰義達主行道言故曰道其實義即道  
 道即義專言不失義而尊德可知道則德義之總名耳窮  
 貴有守達貴有為不失不離分際在此○窮達二字亦微  
 與上文知不知相應然不必太泥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如云不民不失望言人素望其興道致

治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失義則在我者得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

懈斯民平日之所望也○輯語望他伊周只做得管葛便是

失望不必更論其下也○集解已之所守者義也不失故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

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名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者非君子

願乎其外而欲以是自見也按修身是本其平日而此又言非謂至是乃修身也見於世如令聞廣譽施於身

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蒙引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言其理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

則指實而言也不失義故士得已不離道故民不失望亦言其理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節則又指實而言也○或

問小註窮不失義以下足成自得無欲境界未節特引來作證得志不得志亦只看窮達何如耳窮則獨善其身二

語自是聖賢身分宜主不枉道以求合講方合遊字○南軒張氏曰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大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

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存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愚按得志

不得志照窮達分兩路說下二句意亦相承惟澤加於民所以能兼善惟修身見世所以能獨善而非兼善即獨○此

字相為關合以見窮達雖殊道理則一非兼善即獨善我無加損焉此其所以無往不善此其所以囂囂○此

章言內重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集解內重外輕貼尊德

以下則無往而不善也既尊德樂義則內重外輕窮不損

達不加隨在皆德義隨在皆自得何不囂囂之有○此章



雖從遊說起却道理甚大地位儘高後面特揭古之人  
為此輩拓開眼界蓋亦孟子自道胸懷非為遊士說法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

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

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惟上智之資無物欲之蔽

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語類豪傑質美生

何用費力令人至於沉迷而不反而聖人為之屢言之方

始肯求已是下愚了况又不知求之則終於為禽獸而已

蓋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是與

禽獸何別按此朱子又從凡民下與禽獸較量為有文王

而不興者痛加激厲然非本指○南軒張氏曰興者與起

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

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

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慶源輔氏曰

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

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惟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

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

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

欲學者不以凡民自弃而以豪傑自期耳○紹聞編降衷

秉彝人所同得雖使前無聖人而為之自我當如是者吾

弗能已矣豈待人哉如此方是豪傑天壤間無一等生就

了底豪傑亦無斷然不可企望豪傑之凡民也有待而興

即凡民凡民固非天生無待而興即豪傑豪傑實由人作

○條辨必待而後興這而字煞甚遲疑雖無猶興這猶字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歆然則過人遠矣音飲

王四字猶字之勢方出○按本文語氣自是激發學者之

意居多此數條雖與註義稍異而自可相發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欲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言有

過入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或問小註今有人一旦附益

富貴極矣如其自視欲然毫無驕盈之念此其識見高明

知吾心有至富至貴者在而外物不足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其欲

也不亦遠乎○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若益以韓

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

魏之家而自視欲然則是不以外物為輕重志存乎道義

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徐思曠曰看得韓

魏之家不足以為重我而自視欲然必於已分上已有所見

故曰過入遠此論學識尹氏以當下言南軒是以後白論

矣○此章所謂打破勢利關也過入遠原非極至之稱何

必以後白言此不可謂此後更無進步耳按存疑謂與舜

禹魏魏一般此不無太過然自是一路上事

充之便可到此地位故即兼後白言亦得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

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是也

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惡之類是也或問去

固尹氏所引程子之說也而程子又自有救焚拯溺之說

二者不同子之去彼取此何也曰救焚拯溺非常有之事

所指者狹不當以此為說若曰去惡除害則正所謂辟以

止辟者彼為惡以害人其罪當死吾求所以生之者不得

而後殺之以安眾而厲其餘凡此皆以生道殺之也彼亦

何怨之有且或去惡如伐叛除害如救水火往者不幸而

死亦無所怨此又足以兼彼 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

雖嗚民之欲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慶源輔氏曰播穀

乘屋之類雖不免 敦復堂



於勞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  
 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雖死  
 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理也事雖  
 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之殺之可謂弗  
 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意妄作而已民之怨  
 怒其可得而逃乎君子其亦謹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  
 說統本文二道字最重全本為民之實心上看出心雖主  
 於佚與生事實不得不出於勞與殺則勞正所以成其佚  
 殺正所以成其生○翼註二怨字即指被勞被殺之人其  
 日雖死不怨殺者亦自其必死之時言之耳○困勉錄註  
 有其不然者一句或非佚之而徒勞之非生之而徒殺之  
 或佚之而適以勞之生之而適以殺之皆所謂不然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皞胡老反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

語類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豈曰

小補之哉皆說王者功用如此○新安陳氏曰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

之德而皞皞如王者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蒙引此二  
 句即王霸之民氣象而見得王者霸者之氣象○翼註廣  
 大對狹小言感恩者狹小忘恩者廣大自得是恬愉自得  
 固無怨咨亦無歡喜莊子所謂使天下歡歡然樂之是不  
 恬也使天下瘁瘁然苦之是不愉也正與此意互證廣大  
 是自得底規模自得是廣大底趣味總是一忘字意○存  
 疑霸者有心於民感故其民感之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  
 思是也王者無心於民感故其民忘之易曰顯比王用三  
 驅失前禽是也○翼因之曰王民皞皞正好把天地父母  
 體貼看且如雨露之恩及於草木燕貽之恩施於孫子彼  
 為草木子孫者皆以為當然何有沾沾感戴意故先儒論  
 王者之民雨露之草木也霸者之民桔槔之夏畦也可謂  
 善論

程子曰驩虞有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

力何有於我

帝王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

力於我何有哉按皞皞正指唐虞三代景象而言故集註引此不必專主三王之世亦不得說向無懷葛天醇悶榛



狂與霸者不相針對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人驩

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令人喜亦不

令人怒精義楊氏上文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治民使之驩樂有甚不得但所謂皞皞如也則氣象便與霸者之世不同○精言違道于譽全是要民感不令人喜不令人怒只是行所無事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豐氏曰因民之所惡而去之非

有心於殺之也何怨之有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有心於

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故民日遷善

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之性輔其自然使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使自得之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此此

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集解殺主

刑利主義為主教王者自有許多功用在于王民皞皞只於

不怨不庸不知上形容氣象耳集註非有心於殺之非有

心於利之使自得之只是王者不容一毫私意於其間吃

緊是因民之所惡而去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與輔其性

之自然三句下文過化存神同流天地正在此上見但在本節只是說王民至王者功用如何自有下節在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

哉扶夫音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無不

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遜畔陶河濱而器不苦窳也或

所過者化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

後物從其化也然其日經歷亦不必為經行之地凡其身



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習之所被皆所經歷也○語類  
略略做這裏過便自感化不待久留言其化之速也○只  
是所經歷處才著些便化也雷一震而萬物俱生動霜  
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亦是此意○問經歷處則無不化不經歷處如何曰  
此言經歷處便化如在鄉則一鄉化在天不則天下化過  
者言其感人之速如此○問註引舜事如何曰舜在下只  
得如此及見用則賓四門之屬皆是化聖所存者神心所  
人豈能家至戶曉蓋在吾化中者皆是過  
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子之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  
斯和莫知其所所以然而然也○精義明道曰所存者神在已  
所存者神前說既以立之斯立等語明之則其意亦明矣  
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  
彼如所謂從欲以治也但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  
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耳○語類問所存者神

是心中要地便恁地否曰是○存是存主處不是主宰  
是存這事這事便來應又曰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  
測亦是人見其如此○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感應之速也所以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只是箇食壺漿以迎王師處便是神○問存神與過化如何  
兩階七旬有苗格亦是此理曰然○問存神與過化如何  
別也神是事之成就如神也○問過化存神與過化如何  
初無先後○問尋常人說皆云所過者化便能存神者神  
日他是就心說據孟子意乃是就事說○蒙引存神者過  
化之根有化便有神過化便存神故兼舉並言孔子之立  
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存神意全在斯字上要其實  
則立道綏和都是過化處與神非兩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  
說統過與存非兩項化與神非兩時存只從過上見得神  
只從化上見得○輟語化神只在及物處○是其德業之  
精言過存屬君子所字者字指地與事言  
盛化神俱屬業而自有德在其中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  
故註只統承蒙引分貼非是



行。語類問同流是與天地同其神化否曰此難言各有二分去聲在裏日是箇參贊意否曰亦不是參贊愚按各有一分在裏者天地自天地王者自王者並立為三而其神化處彼此不能相無亦彼此不能相代也其云亦不中參贊者說箇參贊尚有形迹之可分君子存神過化天地同流直是一氣薰蒸渾然無間更說不得參與贊也

舉一世而甄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其罅漏而已語類

小補只是逐片逐些子補綴上下與天地同流重新鑄語類

出故運行無迹聖人德業與之同連並行亦是自然流出故亦無補苴之迹也○王字泰曰說者謂王者有補於天

地不知王者說不得箇補字天地之大皆在王者陶鑄豈是小小補說補便小○新安陳氏曰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

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此則王道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繳上霸者之事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為

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盡心也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

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蒙引所過者化一段

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前底事亦不是說不怨不庸以後底事只就不怨不庸上贊王道之大如此蓋王道只是公公

則大矣私則小矣萬古不能易此理○居業錄王道只是公霸道只是私王道一於天理之公一者誠也故光明正

大上下與天地同流而萬物各遂其性霸道假公以濟其私假者偽也費盡智計方能小補於世雖不為無功然亦

功業之卑者下此則奸雄小人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謂有仁

之實而為眾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著故其感人

尤深也精義伊川曰仁言為政者道其所為仁聲民所稱道尹氏曰仁言出於上之言也仁聲得於下之聲



也。蒙引仁言發於已而未必其然仁聲傳於人而已有所試又仁言出於一時仁聲著於平素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此一句只就入人上說。精言漢文頌詔父老扶杖往觀唐德宣赦山東感泣思奮果是仁言固未嘗不有入人處但不如仁聲之深耳此章雖分別治術淺深却亦不可將仁言善政說壞。按發口說仁言不如仁聲則已將仁言一層撇去下面自單頂仁聲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德齊禮所以格其心也。精義尹氏曰善政制民善教化民也。蒙引即論語曰善。整齊畫一規模必更不同此皆王道中事與管商申韓刑名督責之術相去逕庭但無善教以為之本則第有以制其外而不能有以格其心也。有善教者必不廢善政有善政者不必有善教故孟子分別言之使知善教之為

重耳。翼註不如字且虛註制外格心即下節意。說統此節根上仁聲來見得仁聲之所從出在善政善教固皆有以得民而亦自有淺深之異下文乃詳言之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也。愛源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其親不後其君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頭目尊而敬之則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蒙引政教皆王道之不可無者况善政乎王者之道固使民愛亦未嘗不使民畏固以得民心為本亦未嘗不欲得民財也但論二者得效之淺深則彼不若此耳或者因是遂貶善政之不足為謬矣且即仁言亦豈君子所能免哉。吳因之曰民畏非重足而立之謂乃兢兢凜凜奉法守度也。居業錄善政得民財是分田制井率天下之民務農重穀



以生天下之財而國家亦賴其貢賦非是重斂以得民財  
又非如王安石用青苗市易以剝取民財大學言生財有  
大道則財恒足亦此意也。精言畏之是畏其政而不敢  
犯愛之是愛其教而樂從兩之字指政教若作愛君則之  
字苦無著落且與得心犯復矣。按此條最洗剔得清。說  
統民畏民愛得財得心自是兩意畏愛在政教之初得財  
得心在政教既成之後。按此文所以層遞說下。但須知  
兩意自是相承判然劃開不得只歷歷指出欲使入君知  
尚耳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

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皆無所由乃出於天  
不係於人。而能本然之知不待慮而知也。○南軒張氏曰

良云者有本然之義有善之義蓋其本然者無非善也不  
學而能不慮而知則無一毫人偽加乎其間天之所為而  
性之所有也孩提之童知愛其親及長知敬其兄此其知  
豈待於慮乎其能豈待於學乎此所謂良知良能也下文  
獨言知者知常在先也。○輯語孟子時人皆以仁義為偽  
故孟子將此等言語點醒其自有之良心非謂知能之良  
專在不學不慮也不學慮甚言其固有之耳然要擴充此  
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若此理不明則廢學慮之說自孟  
子始矣後來單舉良知作宗旨不特惑亂後人且枉誣孟  
子莊子所謂井與仁義而竊之使果可竊也豈真仁義哉  
愚按要擴充此仁義知能非學慮不可於理固然然在此  
章正不必提出學慮來亂本旨。○精言孟子因人以仁義  
為外鑠不知性之本善故就良知良能指點示  
入若云專以不學之知能為良則謬以千里矣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

聲下



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

蒙引及其長也長字對孩提言謂稍

也長愛親敬長所謂良知良能者也

上兼言良知良能此獨言知敬者知字連

愛敬二字說則有良能矣○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敬者知字連  
兒與能愛親敬兒此蓋指良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者以  
曉人也○紹聞編孩提之童初有知之始而百凡未有所  
染之時也而無不知愛其親者此學之誰乎及其長也無  
不知敬其兄者此豈慮而然乎○愚按此分明為外仁義  
者說法於孩提稍長指出人心之良最是孟子善於提掇  
人心處平時道性善之指亦於此和盤托出矣○困知記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孟子以此實良知良能之說其義甚  
明蓋知能乃人心之妙用愛敬乃人心之天理也以其不  
待思慮而自如此故謂之良近時有以良知為天理者然  
則愛敬果何物乎程子嘗釋知覺二字之義云知是知此  
事覺是覺此理又云佛氏之覺甚底是覺斯道甚底是覺  
斯民正斥其認知覺為性之謬耳夫以二子之言明白精  
切如此而近時異說之興聽者曾莫之能辨則亦何以講

學為哉按此為良知家藉口孟子而發良知孟子自指仁  
義言渠只是釋氏本心耳此條不盡關本指然學者不可  
不知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以為

仁義也語類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按

他猶何也乃釋上文文法玩三也字可見○新安陳氏曰  
親吾親之長吾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  
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  
正以愛親敬兒出於良知良能者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  
然之善故也○紹聞編天下同是親也無不知愛之心同  
也天下同是長也無不知敬之心同也此正本然之善心  
得之於天而發見之至真切者也以是驗之良知良能乃  
仁義之所在而不待外求也豈不昭昭然哉○舉孩提者

孟子集言才華源流 卷十三 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乃其初發見未喪失之時也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孟子所以驗其為良知良能而指其為仁義也○親親仁之發長義之發惟仁義為天性故此心之發無不同因敬之發無不同所以知其性之有是仁義而非外此心非推而達之達乃達道達德之達通乎天下皆此心此心即仁義無別道理○親親仁也敬長義也言仁義在此此二句最重欲人自得之○按兩也字正與人點醒處○徐思曠曰蓋對外仁義者言不學不慮言其固有耳達之天下言其皆有耳○按惟其固有所以為皆有亦惟其皆有所以益信其為固有達之天下正應轉前文無二意也○精義問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只說愛與惻隱何也楊氏曰孟子但言發處乃若未發之前便只是中或問申之曰楊氏說固善然有未盡處蓋既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又曰親親仁也則惻隱親親固仁之發而仁則惻隱親親之未發者也○其體也已發者其用也以未發言則仁義禮智渾然在中者非想象之可得又不可見其用之所施也指其發處而言則日用之間莫非切要而其未發之理固未嘗不行乎其

間要之體用未嘗相離故孟子因用以明體正欲學者卽是而默識之耳○按此章是孟子發明性善指點親切處至充此良知良能而仁義不向勝用自在言外要入領取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

沛然莫之能禦也行去聲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此亦不必泥定只蓋聖人之心至

虛至明渾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

體如此按此不可泥為上截注脚乃是一有感觸則其應

甚速而無所不通陳氏曰善言善行皆是感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



禦乃其應之甚速。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語類  
 而無不通者矣。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  
 問舜聞善言，見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能禦，其未有所聞。  
 見時氣象如何，曰：湛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  
 沛然而不可禦。或問：小註深云云，都是孟子想象如  
 此，及其二字，自應承上生落，與上截不作兩層。愚按：道理  
 不是兩層，語氣却是兩層。方得想象形容之妙。○南軒張  
 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舜之心純  
 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趨。沛然若決江  
 河之莫禦也。○蒙引：不是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總勢，是  
 所聞所見都是他胸中物事，故其應之速如此。是狀其善  
 之順也。○決江河謂江河之決也，非人決之也。○聞一善  
 言，使暢然了悟，其所言之理，見一善行，便釋然曉解，其所  
 行之善，此是若決江河處。○集解：通節總是形容聖人之  
 心萬理畢具，無聞見時不可得窺一有所觸，全體皆露，易  
 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便是此意。○幾希字，輕看與存之章  
 幾希不同。四句只形容他寂然不動時，無所發見了不異。

入不必深講轉落及其方有力下三句，一氣讀下，方知聖  
 人不可及處。兩一字最妙，應之速而無所不通，正在此看。  
 江河之決，瞬息千里而不可遏，是應之速，放乎四海而無  
 所終窮，是無所不通。○說叢：此章語氣與吾與同言終日  
 章絕相類，俱是一往一來，反覆贊美之詞，要見得舜無異  
 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若決江河  
 之時，所以居深山之中，無異野人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  
 常通，常應而常定。○集解：本文是從寂說到感，語意則從  
 感推到寂，前後截自  
 相涵相足，無谷過泥。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李氏曰：有所不為，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萌，而  
 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矣。能反是  
 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可勝用矣。故曰：如



此而已矣。精義尹氏曰羞惡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為其

者不義也。所不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所不欲者不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

而巳矣。或問范氏之言如此。亦可謂惻怛而懇至矣。誨爾

諄諄聽我。藐藐嗚呼。難哉。此語類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

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

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不當為。不

當欲者。便要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故曰如此而已

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無為不欲。其所不為是就

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之於為也。無欲其所不欲

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四

書通有所不為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

為無欲其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

欲是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按集註始言不能以

禮義制之者。以義制事無為其所不為也。以禮制心無欲

其所不欲也。後言義不可勝用者。無為無欲羞惡之心。總

歸於義也。吳因之曰。孟子全把真心提醒人。其所不為

其所不欲。此真心也。只要兩其字認得。真說得重。便得解

無為無欲。有二乃兩段意。無為失節事。就為全節事。不

欲貪便欲廉如此而已矣。乾淨直截更無別事。按本文只

下面言外自有兩面。如非禮勿視聽言動。則

所視聽言動之必在於禮可知。補不補皆得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

德慧者德之慧。翼註德就心說德之慧術知者術之知。術

處事之方說術之知則於事理明無不照。術知者術之知。術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源輔氏曰人惟有災患

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知也

夫方磨得出。條辨朱子云德慧純粹術知聰明須有朴實工

於慧便是全體靈明純粹者言無一毫遮蔽。駁雜也。術至

敦復堂

盡心上



於知便是應變無方。聰明者言無一毫昏愚窒塞也。德慧是體術知是用二者不相離。恒存乎疾。是言其由磨厲以成耳。○精言德即明德本自不昏一磨鍊更覺周徹則精明則慧生矣。術即才術本自不愚一加磨鍊更覺周徹則精明出矣。所謂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是也。但德慧術知是聖賢學問不是小慧私智。故註云德之慧術之知。勿誤看。○張侗初曰。以正大心諳練世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邪曲心。窺瞞世情而出者。謂之機械變詐。故學者不可輕務正心。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有疾疾者也。集解

尋常疾疾固足困苦人猶或稍可寬解。惟至孤孽情誼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欲效其姻欵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愬將順感格稍有不到必至觸其所忌而內虧子臣之職外陷君父於不義故不得不深計熟慮以圖萬

全此獨字。是凡百疾疾中獨此一種最甚。若如常說云。同是臣子而彼獨為孤孽。便不見獨字精神。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知也。南軒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

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觀於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危故專一而不敢肆。深故精密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理能通達也。然則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入而深戒懼乎。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乎。○集解操心危。是就自己身上檢點所以為子臣之道。惟恐稍有不是。處得罪於君父。此是盡其在。我慮患深。方是就禍變上深心密理。思患豫防。計所以善其在。入二句。是就疾病中做工夫。處達則德已慧而術已知矣。達是達忠孝之理。而得處置之宜。兼知明處當知之明。是德慧處之當。是術知君父格而忠孝全。此其所以為達。若止欲保全一身。不顧君父。則操心慮患時皆出於僥倖苟且之私。而所謂達者。皆非達於理。而適成其奸險狡獪而已。○此章大旨。與舜發訣。啟章互相發。古人謂宴安為鳩毒。意正如此。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

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者。蒙引言其事是君則專為容悅而已。恬不以責難陳善引君當道為事。容與悅雖在君而其為容與悅者則在臣也。徐自滇曰容悅之徒不可數於臣列。只可謂事君人耳。如役隸等也。說統此章列臣品之高下。把容悅者引起。借那最卑底品格形出那最高底品格。見得在入自立何如。

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而不

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

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說統此悅字借上文悅字來形容。忠君狗國之念見得以安社稷為悅。則雖拂君之欲而亦有所不顧也。意在言外。輯語悅非慶幸之意。乃嗜慕之誠也。安社稷與社稷安不同。社稷安安字為現成景象。安社稷安字有許多謀猷事功在正於憂勤惕厲。鞠躬盡瘁不見社稷之安處見其以此為悅。愚按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只一念計安社稷人自見為苦難。彼自見得以此為悅。所謂樂此不為疲。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

精義

伊川曰天民云者。蓋是全盡得天生斯民底事業。達可行於天下者。又曰其全盡天生斯民之理。其術亦足以治天下國家者也。明道曰天民者能盡天民之道者也。踐形者是也。如伊尹可當之矣。民之名則似不得位者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大人者則如乾之九二利見大人天下文明者也。天民大人亦係乎時與不時耳。或問申之

敦復堂



曰天民專指潛隱未得位者大人則其德已著按總註天民大人之分却不專以此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張子曰必功覆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釣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武則沒世不出必矣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當大任而言也○輯語著天民二字便是猷畝樂堯舜之道不肯輕仕者講可字而後字有身分才得註中不見知不悔意○達可而後行謂度其君民時勢因緣足以行吾之道而後出如伊尹耕莘樂道三聘幡然就湯數言是也至先度其身是學人分上事亦是未能樂堯舜之道時事雖曰行道本乎身却不是現成天民達可行之道理○精言此節最要體會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句所云志乎道德者功名不以累其心也其高於社稷臣在此不及大人亦在此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精義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知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一出而天下文明是聖人之事也○存疑正己無工夫是以見成者言物正亦不太段費力是人自化之易曰德博而化是也○輯語而字中有無心化成神妙不測二意○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足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惟其所在而物無不化唯聖者能之精義尹氏曰以

事君為容悅者佞臣也以安社稷為悅者忠臣也天民則若伊尹傳說之未遇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大人其能之



矣。○文集所示天民大人不可分某竊意此等向上地位與學者今日立身處大故懸絕故難過度今且只以言語氣象揣度則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與正已而物正者覺不得不異且如伊尹曰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此可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矣其與舜之恭已正南面而已矣如何哉。○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大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紹聞編如也仕止久速無可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紹聞編如鄭子產之徒可謂安社稷之臣矣行於天下其力量固有固不能也伊呂之徒非此民允殖四海永清則不出其道固如是也不肯小用之也然以視大人正已而物自正氣象又自不同雷一震而萬物皆生動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聖人無為只是已正於此如尺度權衡之信而物不能違才需著些便化豈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哉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樂音洛王與皆去聲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况其他哉。○存疑王天下只是有天下不是王道之成若王道之成則仰不愧俯不怍固其所必有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其樂尤不讓夫英才樂育也按王天下不與存焉只極言三者之為樂耳不必牽入後章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相較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蒙引父母俱存

則得以致吾孝兄弟無故則得以致吾友須關到君子身上來無故亦多端或天死或患難或不良或不協皆其故也如司馬牛有兄弟然憂其為亂則有故矣。○說統此二句是一家太和位育景象。○集解極平常事然極難得事



從古聖賢致憾於其際者多矣此孟子所以慨然遠想也  
○吳因之曰一樂天倫二樂成身三樂傳道此處全要把  
可樂意著實發得痛快  
方能壓倒王天下之樂

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忤心廣體胖其樂可知

有息則餒矣

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意此程子推原所  
以能不愧不忤之由而示人以其要也○蒙

引天之所賦者無不全人之所同者無不盡所謂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者也○按天人須講得極切實愧忤須勘得  
極深微方見得不愧不忤時俯仰泰然其樂無量在孟子  
當日語次只應作想像之詞與前後節十例看自覺口角  
津津十分鄭重并王天下不與存兩番歎息  
隱隱動搖若呆作現成境地便死句下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樂乎已者不愧不教而養之

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

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之其樂為何如哉慶源

輔氏曰此樂與朋自遠方來之樂同而有大有焉○集解英  
木謂才之英者兼質學言不必限定中行有學力而未成  
者正須教育也蓋有教無類固欲入同歸於善之心然必  
得英才而後可傳道必得天下英才而後斯道之傳得之  
者衆註盡得字從天下著眼此其所以可樂○新安陳氏  
曰朋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  
孟子之門僅一樂正亦恐未足以當此韓子曰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按孟子惟  
不能得故愈想  
慕而不能自己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自致者惟不愧不怍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精義尹氏曰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樂得於天也仰不愧俯不怍其本與蓋不也○南軒張氏曰三樂之中仰不愧俯不怍其本與蓋不

○孟子曰廣土眾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蒙引欲字

狹而淺樂字廣而深○紹聞編廣土眾民君子欲之孔門由水之所志者便是此事按本章只以此作觀不必實括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於天

者則不在是也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但有一國則博施濟眾聖人之事也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集解中天下而立則非特廣土而已定四海之民則非特眾民而已乃聖人道濟天下之實事大行之極功君子樂之自是性分中事業要於本體無加焉所性不存孟子意故為推明所性而發也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

精義明道曰天理云者這



一箇道理更有甚窮已不為堯存不為桀亡人人得之者  
 故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是他元無少欠百理俱備  
 語類問君子但當自盡吾心之天理雖達而在上做出事  
 業功名亦只似雲浮於太虛之中於我何有哉日中天下  
 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澤要得行其道者亦是人  
 而欲但其用其舍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  
 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只是這一箇道理  
 雖達而為堯舜在上亦不是添加些子窮而為孔孟在下  
 亦不是減少些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減不  
 得又曰這所性字說得虛如堯舜性之性字○說統才  
 說性便見分才說分便見定才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要  
 知性定故無可加損不是以無可加損為定○翼註得位  
 行道亦是性之發見似可加損乎性不知性之有此發用  
 如燈有光耳燈光雖照一室燈體不加雖藏於櫃中燈體  
 不與孔子疏水曲○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  
 不與孔子疏水曲○存疑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  
 肱樂亦在其中也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晬然見於面盎於背

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

晬音粹見音現盎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也

按上節註云分

者所得於天之全體全體即仁義禮智之謂也本節註云  
 上言所性之分此乃言其蘊是所謂蘊者即分中之所蘊  
 也蘊與分自相承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輯語心是虛器  
 說下非劃然分開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輯語心是虛器  
 器即具是四德之理分開根本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  
 有此名目合之只一物也根本也語類問何謂根曰養得  
 此是人工夫做來按此可見根心不盡屬生質○看文字  
 當看大意又看語句中何字是切要孟子謂仁義禮智根  
 於心只根字甚有意生發見也晬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  
 如此用心義理自出

厚盈溢之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



四體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

謂手容恭

不待自家教他恭而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自然重。文集只是說四體不待安排而自然中禮。蓋

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盛

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

語類問君子所

來承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生色也。雖然都從那根上發出。且性字從心便見得先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中。又曰。雖是自家合下都有這箇物。若有些子私欲來禱在其中。便把好底和根都剗去了。○君子是通聖人言蓋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根便著土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為氣稟物欲一重隔了。這箇根便未著土在蓋有殘忍底心便沒了仁之根有頑鈍底心便沒了義之根有忿狠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

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一重隔了而今人只要去

其氣質物欲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如堯舜性之便

是根已著土了湯武反之便是元來未曾著土而今方移

得來著土了。○或問楊氏以仁義禮智根於心為本來如

此者亦曰其所稟者然耳。○愚按集註氣稟清明固是本

來如此無物欲之累便隱然兼入事在裏下又云其積之

盛益可見四德之根心以致生色君子亦非純任自然也

○觀語類兼性反言其義益明似難專據或問主楊氏之說

便兼生質工夫在生色以下不是效驗正是根心滿足處

所性到此方盡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集解根

心是所性之和順積中生色是所性之英華發外。○見於

面有見之者即此根心之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

仁義禮智也。於字不可忽。程子曰。晬面盎背皆積盛致然

四體不言而喻惟有德者能之。○精義伊川曰得之於心謂

於心只是說本來如此若晬面盎背則充養之功存焉。○



〔說統〕根深則枝葉自茂。性體隨處呈露。曰晬曰盎曰翁。總  
是所性之發見而不可揜處。然亦不過盡其分而已。所蘊  
如是從何處  
加損得些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

性分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  
此君子所以惟求盡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勢分  
之在外  
者也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

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大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

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老者。則仁人以為

已歸矣。辟去聲下同  
大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前篇。精言前言大老。此言仁人仁

句承文王養老而推言之。以養老望當時之君。此一  
太旨後二節詳言文王養老之政。正教之使知所法耳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

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

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衣去  
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按文

政。本是普例養民。而養民即所以養老。五畝之宅。百畝之  
田。制其田里也。樹牆下以桑。五母雞。二母彘。教之樹畜也。  
匹婦蠶之。匹夫耕之。導其妻子也。足以衣帛。足以食肉。使  
養其老也。看下文直接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可見此節都  
是為養老起。案與告齊梁諸君。槩論王政。微有  
不同。而養老即在養民之中。此其所以為善也。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謂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非家賜而人益

之也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言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吳因之曰

此節重非家賜而人益意文王養老全在使民各養其老上○翼註制其田里四句皆是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耳導其二句又承上二句來○條辨田里樹畜都是上文已見通節精神在所謂西伯善養老者一句伯夷太公皆以為已歸不過制教導使無凍餒之老所謂此謂緊緊關生按首節伯夷太公兩言西伯善養老者本節所謂正遙接

前文未復以此之謂也打轉兩謂字相為呼應意只在點醒此字見田里樹畜之為要無事家賜而人益也○精言少壯以無衣無食為凍餒老者以無肉無帛為凍餒無凍餒之老者乃是衣帛食肉之老者此何等經制分明老安少懷萬物各得其所氣象不謂之善養老得乎按此之謂也只繳足首句而仁人以為已歸與前篇必為政於天下俱隱然言下所以歎動當時諸侯勉行王政者至矣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易斂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集解易薄皆本上人說使字方有

使得盡力於南畝薄只是什一而取不是減稅民可使富是未富而使之富也此為民開財之源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升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集解此為民節財之流與上節相承說食之用之自民言兩以字是



上教之如此以時見非時不妄食如魚不滿尺人不得食  
果實未熟不得採取之類不但朝饗夕飧而已以禮見非  
禮不妄用如供老疾宴賓客無故不烹宰不但冠婚喪祭  
而已。條辨以時即從王者酒醴宴會之有節以禮即從  
王者吉凶軍賓之有常差排而下民安得不向風成俗按  
此亦探本之論。財不可勝用是財已有可用而使之不  
勝用所以長保其富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

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

仁者乎焉於  
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宜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集解首句  
重言水火

見宜有求而弗與者求無弗與便是仁之景象至足至字  
妙見稍有不足便不能求無弗與了矣字作故也二字首

有菽粟如水火即是上至足二字。水火之至足無待於使  
菽粟之至足如水火必有待於使。一使字中聖人有多少  
經濟在其要不出上四者此一句是通章扼要處下面復  
疊一句便是民已能如此即上文民富財不可勝用意仁  
字淺看只照求無弗與說蓋民貧則私吝殘奪之意自生  
此便是不仁民富則緩急親睦之情易發此便是仁仁字  
即富中自然之驗是極言富民之效推論  
及之不是林殺教化但未說到教化耳  
尹氏曰言禮義

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范氏曰先王養天下之  
民非人人衣食之也惟

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斂  
此二者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又富  
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  
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  
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  
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  
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烏得仁  
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



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愚按戰國之時民不聊生救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故孟子告齊梁諸君惟以制產分田為急雖庠序之教在所必及以此為王道之成然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他日告齊宣而及民焉有不仁正所謂有恒產者有恒心他日告齊宣滕文即此旨也教化意在言外亦必須補到然焉有不仁不是推開一步正以鞭緊足民乃是當時對症之藥但泛講富足之效猶屬寬皮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則又高矣此言所處益高則其視下益小精義楊氏曰或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

太山而小天下此言勝物而小之使聖人以勝物為心是將自小安能小物聖人本無勝物之心身之所處者高則物自不得不下也○季安溪曰鄭重孔子兩字固是然畢竟東山太山是何人登孔子字逗斷而下方作喻言則文意不順矣又曰登東山太山即孔子登之也截斷孔子兩字不得將孔子連下作譬喻亦不得是在借喻作正意斷續其文意觀之耳愚按孔子字自宜略頓登東山二句極形聖道之大在一國則高一國在天下則高天下是就聖人所處作意形容之非真有等級層次且亦自旁人所設想如此非聖人真有小魯小天下之心也  
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精義呂氏曰東山在魯之東孔子登東山下觀魯國乃知其小太山之高又非東山之比故孔子登太山而小天下所見者高則所取者遠所覽者大則所志者廣君子學聖人之道亦如此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觀於海則百川皆為細流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聞堯舜周孔之道則知諸子百家皆不足學故難為言按此層透而下方合本文故字語脈不得泥註中所處所見似為平說劃作兩開○存疑登東



山二句是就本身所處上言其大觀海二句是就他人所見上言其大按惟聖人之所處愈高故觀聖人者之所見愈大自是相承說○聖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衆之人即專指孔子言自可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者明之用也。翼註體在天謂之光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

觀日月於容光之隙無不照則知其明之有本矣。精義伊川曰登

山難為言以言聖人之道大觀瀾必照因又言其道之無窮瀾水之動處苟非源之無窮則無以為瀾非日月之明無窮則無以容光必照又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及也或問申之曰其曰無窮又

曰有本當合之曰言道之有本而無窮則善○新安陳氏曰二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比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蒙引聖人之道大只是泛應曲當聖道之有本只是一理渾然○季安溪曰瀾與容光之照不是大處亦未是本處乃所由以觀本者蓋凡斷港絕潢之水必無滌洞急湍其動而為瀾者有源之水也雷電燿影之光必不能幾微畢照其無所不照者有本之光也為瀾必照乃水與日月之所以不息處必有本者乃能不息不息乃能放乎四海經乎八紘故觀於湍瀾繼照而其源本可知而為學者之必循其本而不可以舍乎晝夜明矣○紹聞編陸子靜說此章云如水之有瀾日月之有光皆是本原上發得如此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也。精義

伊川曰成章者篤實而有光輝也今以瓦礫積之雖如山嶽亦無由有光輝若使積珠玉小積則有小光輝大積則



有大光輝又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文集不成章不達此通上下而言所謂有節次者是也伊川所引充實光輝特舉一事以明之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耳。非必以成章專為此地位也。語類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些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大而化之之謂聖。自志學至於從心不喻。非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紹開編如樂正子地位才在善信之間善雖有餘信猶未足便是於信之一級未到成章之地如何便透得那美底一級上去成章○此章言聖是逐節上說與盈科相似。觀註中漸字可見。

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精義呂氏為物不舍晝夜盈科者滿坎也滿坎而後行行則入於海君子之志於道也精學問明道德成章而後達達則通於聖精言達雖是逐步達然水之行必放乎海君子之達必至乎聖上有志於道三字在按此從乃能至至字體味出

是結底一層須善會。○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則又豈能一蹴而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者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凌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或問此章雜取眾理錯比成文以明難明之理猶詩之有比興也登山觀海流水盈科興也觀瀾谷光比也學者反覆而詳玩之則可以默識於言意之表矣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集解

二字宜著眼由靜而動善惡初分下文間字正從此雞鳴時指點出故為善為利兩提雞鳴而起正孟子繫繫為入處○雞鳴而起才開眼時便是如此自朝至暮都在其中然亦有不寐待旦意下孳孳正從此而不得誤認此為夜氣清明之時於為利便說不去○愚按只就開眼時便發念不同如此對末節間字尤悚切○蒙引凡無所為而



為只見理之當為而為者善也若有所為而為則雖其所當為亦利也孟子立善利二字便都該得○說統徒字活猶云是舜一邊人是蹠一邊人

雞鳴而起孳孳為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精義呂氏曰聚黨數千橫行天下以不義謂之孳孳為利惟日不足非蹠之徒黨而何○顧涇陽曰人只標未利者惡之根本也○精言孳孳為利蓋惡者利之有其事就當下言才善便是舜才利便是蹠就積漸言為善便至於舜為利便至於蹠本文徒字內有積漸意玩下間字在當下說尤警切

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閒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耳善與利公私而

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精義明道又曰大凡出義則惟義利而已呂侍講曰天下之道惟善與惡惟義與利好善則終於為舜好利則終於為蹠君子小人各趨一途是故君子憂其不如舜尹氏曰善之與利毫釐之間耳苟利心一萌則去善遠矣○語類問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為之問○利與善之間不是冷水便是熱湯無那中間溫吞煖處也○存疑人心發動從天理便是善從人欲便是利舜是為善之極蹠是為利之極當其發動之初二者相並其間相去只有毫末惟自善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善則為舜矣自其利而充之至無一之不利則為蹠矣故舜與蹠之相去善惡雖甚懸殊原其所以分只在利善之間無甚差遠其始只毫釐之差其終乃千里之謬可見人當於其間圖之毋使至差謬之遠也○集解繫承舜蹠之徒揭明分處喚醒無他見得道心人心統寓於此非善即利並無中間可以躲閃不可不審其幾○翼註分字正應問字分兩路分開也閒者兩條路界限處也註相去不遠所爭毫末不必是善與利



兩念並發於心兩持未決才謂之間但據善端初起微別於利利端初起微別於善而聖狂即從此分即是分於利與善之間○吳因之曰人心只有善更無利而一出舜即入瞽辨在毫芒曰間者危之也孟子提醒人意却在知字上蓋此知不昧起念自是了然如何肯向瞽一邊去欲知之說正醒人獨知按獨知只在一念審幾辨取○輯語間字有疆界有幾候但知疆界而不知幾候則省察處不切實矣有指點有工夫但知指點而不知工夫則下手處不切實○楊氏曰舜瞽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

為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也

語類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為利只見理不明才差些便

入那邊去曰然才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為美○利善若只是利善則易理會今人所為處都是利只管硬差排道是善今人只是差處多只一條大路其餘千差萬別皆是私路○利與善之間若才有心要入知要入道好要以此

求利祿皆為利也這箇極多般樣雖所為皆善但有一毫欲慕外物之心便是利了如一塊潔白物事上面只著一點黑便不得為白矣○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之貴乎精而為善之力守之貴乎一察之精致知之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為義認人欲為天理者有矣守之不一則今日為善明日怠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幾乎不流為瞽之歸而人皆可為舜者乃真可以為舜矣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

為善

語類問舜莘莘為善未接物時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默然無言聖人之心純亦不已雖無事時也常有箇主宰在這裏固不是放肆亦不是如稿木死灰曰這便如夜來說只是有操而已一段如今且須常存箇誠敬做主學問方有所歸著如有屋舍了零零碎碎方有頓處不然却似無家舍人雖有千萬之寶亦無安頓處今日放在東邊草裏明日放在西邊草裏終非已物○新安陳氏曰未接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

教復堂



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其用。動靜交養內外交持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或問程子未接物時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也。然程子又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為善者鮮矣。紹聞編程子前一說。學者所當力行。後一說。學者所當精察。雖未接物而人心才無事便易昏怠。此只主於敬。便是為善之說。所以為有功也。道應接時此敬益當致其精明而不亂。則有以察於利善之間而無隱微之累矣。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為我之為去聲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是也。

語類楊朱乃老子弟子其學專為己列子楊朱篇言伯成子高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楊子曰一毛安能利天下使

人人不拔一毛不利天下。則天下自治矣。問老子似不與楊朱同。曰老子窺見天下之事。却討便宜。置身於安閒之地。云清靜自治。豈不是與朱同。又問伊川說老子謂先語太道。後却涉些姦詐。如云知其雄守其雌。知其白守其黑。之類。曰孔孟亦知天下有許多事。何故不厭他。曰孔孟見實理。把作合做底看。他不見實理。把做無故不肯為問孔子。曾見他書否。曰未必見問孔子。何為問禮於他。曰他本周家史官。自知禮只是以為不足道。一切掃除了。曾子問中自見孔子問他處。邵康節亦有些小似他。按此因論楊朱而及之。非本義。然學者不可不知。問墨氏兼愛。楊氏為我。夫兼愛雖無差等。不合聖人之正道。乃是刻己為人。滅去己私。猶足立教。若為我乃小己自私之事。果何足以立教耶。曰莊子素稱楊子居之為人。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養神氣。雖一句話也不妄與人說。正孟子所謂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是也。按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與下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俱是就他為我兼愛而充之。以至於盡正所謂執一之見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放至也南軒

張氏曰摩其頂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借也。集解楊子僅足於為我只是自私自利之意但他以此倡教便只見為我有許多好處墨子亦然觀其自言愛無差等可見或謂楊墨方自以為為是安肯以為我兼愛自居不知彼自以為為是者即自陷於為我兼愛之中而不自知也。拔一毛不為及摩頂放踵雖是假借形容語然兩家分立門戶所見實自如此總是楊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為墨子於凡可以利天下者皆為之。只此便是兩家斷語隱然為執一立案即為猶執一伏案。文集以楊墨為學仁義而過亦非是彼乃正為不識仁義耳非學之過而不得中也。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人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於二者之間而

執其中此中字是二者之中不是事理之中。精義伊川曰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

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紹聞編子莫知楊墨之失中而不知楊墨之間非所

以求中則其所執近道也。翼註近之近似於道也道中者無權之中而已。而子莫執中據其名迹近

似於道不作猶賢於楊墨說蓋權稱錘也所以稱物之輕彌近理則大亂真不可謂猶賢。

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定之中而不知變是

亦執一而已矣精義伊川曰子莫見楊墨過不及遂於過

踵利天下時有當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時執中而不通變與執一無異又曰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

初寒之衣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



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謝氏曰君子而時中無往而不中  
也無定體須是權以取中執中無權猶執一也今人以變  
詐為權便說壞了權字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  
權量輕重以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  
夫物有首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其權則失其平  
非所以用中也世人以用智為知權則誤矣又曰如以  
尺之物約五寸而執之中也一尺而厚薄小大之體殊則  
所執者輕重不等矣猶執五寸以為中是無權也蓋五寸  
之執長短多寡之中而非厚薄小大之中也欲求厚薄小  
大之中則釋五寸之約惟輕重之知而其中也得矣故權以  
中行中因權立中庸之約惟輕重不言權其曰君子而時中  
謂權也○文集三聖相授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同而  
意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者其曰允執非  
徒然而執之也子莫之為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楊朱之深  
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為  
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  
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  
學不能以有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

以稱物之輕重而推移前却以適於平蓋所以節量仁義  
之輕重而時措之非如近世所謂將以濟乎仁義之窮者  
也○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  
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  
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  
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  
也既不識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  
之彌遠未必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按精義呂氏曰  
執中無權雖君子之所惡苟無忌憚則不若無權之為愈  
也故朱子云云○紹聞編執中非執一也執中而無權則  
猶執一也楊墨之執一易知而子莫之為執一難知故孟  
子概以為猶執一而深闕之○存疑譬之裘葛楊子則專  
於穿裘墨子則專於穿葛子莫則裘葛並穿聖賢則夏穿  
葛冬穿裘者也○愚按聖賢之中是在義理上權度出來  
所謂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也子莫執中却只是在楊墨之  
間不論義理硬立主張故仍與執一無異猶楊墨一東一  
西而子莫則一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  
於東西之間也



言一聽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又曰：中不可執也。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不待安排。安排著則不中。

矣。語類問楊墨固是皆不得中。至子莫又要安排。討箇中執之曰：子莫見楊墨皆偏在一處。要就二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討也。原其意思固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新安陳氏曰：安排者以私意揣度之。而不順其自然也。○慶源輔氏曰：楊墨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楊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於道似近。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平。則與二子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

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害於仁。兼愛者。愛無差等。已不知有人似義非義。而有

害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似仁非仁。而有害於義。

**執中者害於時中。**

姚承菴曰：天

殊隨時以變易。子莫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併其所為中者。胥有害於中矣。

**皆舉一而廢百**

**者也。**

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為我則為我。當兼其間取中者。是亦舉其一而廢其百也。○集解舉一廢百

正說他賊道處。須知集註害仁害義。害時中亦舉其槩耳。實則害仁由於似義非義。而已先害乎義。害義由於似仁非仁。而已先害乎仁。害時中不知所謂中。實併不知仁義。而兩害乎仁義。舉一廢百。言其無所不廢。甚惡之之辭。○舉一不是真能舉得一理。只舉得一偏耳。若於理上真箇舉得。亦何至廢百。他是這一上先錯了。○四書通吾儒自有所謂中。亦有所謂一。但吾儒之中。隨時以取中。異端之中。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舉一而廢百。○此章言道之所貴者。而貫萬異端之一舉一而廢百。



中中之所貴者權。語類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日然○蒙引不可於道外求中中外求權道之所貴者中不中不足以為道中之所貴者權非權不足以為中子莫與堯舜之執中名同而實異者。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係於能精一與不能精一而已。不入苟不當其可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語類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愚按但將此旨參透則子莫無權之中更不成道理孟子平生

距楊墨看此章將子莫一例斷煞正不肯留餘隙為楊墨藉口。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飢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為

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文集飢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甘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可。問此章是借飢渴之害以言人心之害所謂

人心之害恐不止為貧賤而已凡一切利欲有求之不得而遂不暇擇焉皆是也所謂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謂人能無以飢渴害口腹之類為其心害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未知如此說得否曰此章從來有兩說以意則此說勝蓋不欲人以利欲害其心如飢渴之害口腹也以語則不以飢渴之害動其心者為切於文義未知孰是但



後說差不費力耳。述朱子兩說兼存而取後說時講亦多從之。蓋如註意白文只作比照說未免言外起意如後說轉覺渾融。隨主一說可也。○合訂飢渴是害口腹者雖害口腹亦皆有害者必別有所指而不復指飢渴也。故註云人心亦皆有害者必別有所指而不復指飢渴也。故註云指貧賤仍指飢渴則不可。次節仍粘飢渴不直言貧賤之害心者是孟子隱語註直為標出。其指甚明。作文用飢渴字面映貧賤實際則白文註意兩得之矣。按此說甚穩。○說統病只在「甘」字。假令不甘而飢渴自飢渴飲食自飲食亦何害之有。按下面能無以三字。正須從「甘」字轉脚故自壁立千仞。

**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能不以其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集解心為貧賤所害猶口腹為飢渴所害。本文飢渴之害飢渴字。就當貧賤字看。貧賤者人心之飢渴也。不以貧賤故而動其心動心指貧富。

貴即所謂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若不惡貧賤則其心自不為富貴動。故本文只主安貧賤而言。○飢渴何能害心。人自以之為心害耳。能無以三字煞有力。不及人不為憂。蓋其人識明守定。即此便已為聖賢路上人。豈比庸庸碌碌。故註曰過人遠。與本文互相發。本文人字以聖賢言。註人字以庸眾言。然此亦不必深泥。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與界限之界同。凡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逾越。柳下惠進

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憚。直道事人。至於三

黜。是其介也。合訂介字要切定。柳下惠說故曰其介。惠之介是從和中見得外面儘是和同。其中定盤

星鐵板不移處。渠自涇渭各別。蓋和者之介與介者之介。又自不同。不以三公易。是設辭虛擬。却要就他實事勘出。○必先有其介。而後論易不易。今人胸中庸庸憤憤。漫無可否。且無論其不易。又何處論其易也。○此章



言柳下惠和而不流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

皆聖人微顯闡幽之意也

精義楊氏曰不惡汗君不辭小官可謂和矣和而不以三公易

其介則雖和而不流此所以為柳下惠也又曰若觀其和疑若不介故此特言之曰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木以為大官何所不可而樂於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汪氏曰伯夷餓於首陽伊尹祿以天下弗顧皆能不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四書通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二字只帶說○輯語知其為如是之介乃知其所以為聖之和非專表其介也按解此方知惠之和與老氏之和光同塵自別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

也辟讀作譬勅音刃與仞同

八尺曰仞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精義尹氏曰君子之所為貴乎有成也五穀不熟不如莩稗亦猶是也○四書通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劉上玉曰正意只在有為者三字三字內包必要成功意在裏辟若掘井亦包必要及泉意在裏然是開口語都只虛含直至下才可透盡○集解掘井九仞及泉正易而字一轉便見可惜曰不及泉非無泉也註換一未字下又著而止字明明有泉在而自不之及是井可成而自弃之矣註添一自字更好通節鼓厲精神全在一猶字見九仞猶為弃井况未至九仞者乎○呂侍講曰仁不如堯孝

不如舜學不如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

未免為半途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治而不及於堯

舜皆為未及夫泉也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五霸

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精義伊川曰堯舜性之生知也

湯武身之學而知之也問堯舜湯武事跡雖不同其心德有間否曰無間又曰身之言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楊氏曰堯舜性之由之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假之而已非已有也又曰王道本於誠意管仲亦有是處但其意別耳如伐楚責之以包茅不貢其名則是若其意豈為楚不勤玉然後加兵但欲楚尊齊假此為說耳故孟子曰五霸假之也蓋言其不以誠為之也○語類性之是合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堯舜性之也性字似稟字湯武身之也是將這道理做成這箇渾身將這渾身做出這道理○問性善之性與堯舜性之性如何曰性善之性字實性之之性是虛性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之性是失著了反之而後得身

之是把來身上做起○聖人之心不會有箇起頭處堯舜性之合下便恁地去初無箇頭到湯武反之早是有頭了但其起處甚微五霸則甚大○假之非利之之比若要識得假與利只看真與不真切與不切道夫云安仁便是性之利仁便是反之假之之規模自與此別曰不干涉如勉強而行亦非此比安利勉強皆是真切但有熟有不熟耳頃之歎曰天下事誰不恁地且如漢祖三軍縞素為義帝發喪他何嘗知所謂君臣之義所當然者但受教三老假此以為名而濟其欲耳問如夫子稱管仲如其仁也是假字上說來否曰他只是言其有仁之功未說到那假字上且如孺子入井有一人取得出來人且稱其仁亦未說到那納交要譽惡其聲而然道夫云假之之事真所謂幽沉仁義非獨為害當時又且流毒後世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而卑管仲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尊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自入得故不得不舉行道夫云此邵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曰他合下便是恁地○蒙引三之字皆指道言大註以仁義為言者道不外乎仁義如



舜由仁義行便是性之。○翼註五霸假仁義之名以濟其私只在事迹上看如內則離虞小補似仁義施於民外則會同征伐似仁義及於天下。○吳因之曰後章性之與反性與身之處隱隱是誠底意思在曰性則天生帶來曰身則在己身上著實做非若假之者多在外面粧點。○按此章所重只在分誠偽不重分安勉。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

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

按堯舜性之所性而有也湯武身之身自有之也加一實字乃更與假字對針

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真有

語類惡知二字為五霸設也如云五

霸自不知也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存疑假之非真有也久假不歸便自以為真有不知其非真有也此句是歎詞。○假人之物必歸於人歸人則已不

復知矣假仁義而不已終身用之便似不歸於人也。○我自知其非有尚自有翻然悔悟求其真有底日子到得不  
不過如此才是五霸假之徹底盡頭一著。或曰蓋歎世

人莫覺其偽者亦通舊說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矣。○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

也五霸則假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

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

書太甲篇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

宮密邇先王其訓無僻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狎習德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孟子卷之三

盡心上

卷

敦復堂



見也不順言太甲所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蔡傳謂不可使其

習見不順義理之人與本註異。○說統兩箇民大悅見伊尹之心足以取信於天下始悅其能正君而終悅其能成君公天下而不私

全在此中看出。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

與平聲。

集解上節放與反平敘此單承放言意重在放也可放可字從民大悅生出則固字就伊尹看來見凡賢者之為人臣可放而行之否。丑說箇賢者亦甚斟酌但賢者亦有不同故孟子答以須有伊尹之志。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精義伊川曰伊尹受

湯委寄必期天下安治而已太甲如終不惠可廢也孟子言貫戚之卿與此同然則始何不擇賢蓋外丙二歲仲壬

四歲惟太甲長耳使太甲為下愚之質初不立也苟無三人必擇於宗室宗室無人必擇於湯之近戚近戚無人必擇於天下之賢者而與之伊尹不自為也劉備託孔明以嗣子不可使自為之非權數之言其利害昭然也立者非其人則劉氏必為曹氏屠戮寧使孔明為之也霍光廢昌邑不待放知其下愚不移也始之不擇則光之罪大矣若伊與光是太甲昌邑所用之臣不受先王之委寄而諫不用則去之可也放廢之事不可為也義理自昭然楊氏曰伊尹所以事君更無同互惟知忠而已所以能為放太甲之事然如此而天下不疑者誠意素著故也但觀蜀先主當時以其子屬諸葛孔明曰嗣子可輔輔之如不可輔君自取之備死孔明操一國之權當時軍國太務人材進退惟孔明是聽而蜀之人亦莫之疑也蓋孔明自非篡弒之人其素行足信也若如司馬懿其誰信之伊尹之事自後世觀之以為異其實亦所謂中道或問程子之說曲折詳盡其處義精矣楊氏以伊尹惟知有忠者亦為得之然孟子子但論在我者有是心則伊尹之事可為一有毫髮之偽雜乎其間則不免為篡賊耳不以素行之著不著天下之



疑不疑為可否也其日中道者則善條辨問楊氏謂天下  
 不疑以誠意素著似亦甚好而朱子不然之何也日即誠  
 意素著天下不疑伊尹心中却不計較到此只是自家為  
 國家宗社之心至誠惻怛自已不得不按至誠惻怛固是就  
 當下言本領却自平時不與不取弗顧弗視中出揚氏所  
 謂誠意素著亦不可抹殺○南軒張氏曰伊尹之事志存  
 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大甲在諒陰故徙之先  
 王墓側使之動心忍性而深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  
 太甲居憂于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  
 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  
 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耳  
 ○覺軒蔡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  
 日而百世之下奸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  
 亦是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正解則可要見不得  
 已意上則字以無字看急辭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

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

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餐七丹反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詩人美賢者厲志非其力不食故述其事而歎之其首章曰坎坎伐檀兮

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  
 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

精義尹氏曰不素餐兮刺無功而受祿之詩也其君安當  
 尊榮子弟孝弟忠信則有功也孰若○說統玩用之從之  
 語氣若作實事看則功已表見何疑素餐此正是孟子自  
 家期許之詞若曰其君只是不用用則便有功於國其子  
 弟只是不從從則便有功於子弟養其身於有特便是有  
 功當世處若因其不用不從而混迹畝之中則主持世  
 教之責又誰任之居是國三字亦可味隱然有坐鎮之意  
 按此說較大全所載南軒新安及蒙存諸說較穩○條辨



孟子此章不是說詩乃翻轉詩意見伐檀之君子固不素餐但僅於自食其力不素餐者小何如君子居是國有用從之效其不素餐者大也孰大於是是孟子擔當世道語○愚按此亦孟子因丑之問而答之實則計功而食非有國家者之所宜待君子而亦非君子之所以為心丑見在食姑與之言食耳故須高著眼孰大之理方見得透看得活新安諸說沾沾在用不用上較量轉開疑竇徐思曠曰用之從之兩條只見君子之係於人國其重如此雖或其者自在不得謂之素餐此與說統意相發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

墊丁念反

墊齊王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閒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集解註推言王子之意由其溺於富貴又識見淺陋安知士之挾持何如發問士何事明明有輕士之心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文集此志字與父在觀其

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蒙引尚志著力不卑汚其志而必高尚其志此即士之事也此句一章大旨下正詳之○湯霍林曰尚非隱居高尚之謂乃是謂身雖卑微而志則高大不淪於卑汚齷齪也○徐辨尚志是正答何事之問見其以尚志為事非謂士無事迹可見而但論其志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

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義此  
 士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  
 溺於利欲則卑汚○集解何謂高尚方志於仁義則高尚  
 乃正答以所尚而已矣三字十分鄭重下乃申言之中八  
 句正為士時尚志實事所謂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  
 道也非仁非義兩非字固是體士之志而為之辭不為意  
 即在其中緣世多殺無罪而不仁取非有而不義士見得  
 都不可為然則所為在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聯看殺一  
 仁不為不義則所為在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聯看殺一  
 無罪四句註云雖小不為從白文一字其字看出居惡在  
 四句註著無不二字又從雖小不為看出不曰此士之志  
 而曰此士所以尚其志明以不為不仁不義而居由必於  
 仁義為士之所以尚其志也時講多於此鵲尖須辨明  
 言而謂今日空空一箇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  
 ○語類王子墊問士尚志一段中間  
 反覆說仁義二字都有意須思量得

士雖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

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之則仁之所以  
 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  
 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  
 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大人之事亦不越此  
 而已矣○存疑仁義相為體用無間於窮達窮以是養則  
 有體有用所以為大人者有其具達以是施則自體達用  
 所以為大人者見之故曰大人之事備○精言仁育萬  
 物義正萬民便是大人之行大人參天兩地曲成萬物只  
 此仁義而已士居仁由義達則舉而措之耳故曰大人之  
 事備一介不取便是不為不義無故不殺便是不為不仁  
 上兩句自是實事○按大人之事即尚志之中所以謂  
 大人之事備如此看方與章首士何事一問緊緊對針不  
 得因士未得大人之位將事志畫成兩概若小人之事則  
 ○說統大人之事備矣只完得士底局面固非所當為也  
按集註找此一層越見得士不可以  
 不尚志越見得士不可以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

者奚可哉舍音捨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

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

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大節而遂以為

賢哉或問小註此章總對大倫而言簞食豆羹句自是小廉光景○說統仲子實無讓齊國之事特因其平日

不食不居之操推其心而設言之不受齊國謂之小廉正對下大倫看人莫大焉是說人根本所在須帶下讀言人

更有那一件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紹聞編南軒以信其大者指不受齊國說看來孟子本意不如此人皆信

之信其賢也是舍簞食豆羹之義言不足以為賢也蓋人

莫大於大倫天下可無仲子之節而不可無親戚君臣上

下此乃百行之原綱常之首苟有憾於此則雖一介不取

亦何益乎故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精言人皆

信之不是信其能讓直以能讓信其賢是舍簞食豆羹之

義見讓國之義小人莫大焉二句見廢倫之罪大不可以

其小者而信其大者讓國其小者也廢倫其大者也仲子

辟兄離母不食君祿人遂因其矯廉苦節而以為兄母當

辟君祿當辭正是他賢處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也齊人

之見如此故孟子特為勘破○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

子其答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愚按前

章止就匡章之問而責其不成廉耳廢倫之罪尚未之及

也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罪案至此章乃定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

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

盡心上 敦復堂



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集解舜為天子臯陶為士自是實事。瞽瞍殺人則是設言以觀聖賢處變之道。舜臯兩人棘手處總是為此。註不可以私害公。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正如之何裏面道理。照註意此節如之何。自兼舜臯。但此時此際難處置者。畢竟先在臯陶。故孟子先就臯陶答之。待其再問舜乃就舜。邊說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按特提心字與末節註言舜之心皆朱子鈎元提要處。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集解執之是執法不必云執瞽瞍而已矣。三字下得斬截見臯陶之心無一毫瞻徇是合下渾然天理而於君臣之倫為至。  
文集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集解上節只告以士師守法之道未及舜愛親之心。桃應意中畢竟疑兩邊有礙故以舜不禁為問。然則字轉接甚緊。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 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得而廢之也。存疑夫有所受之者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法本於天制於聖人百官相傳而世守之便是有所受也。常說謂受之於堯便拙。集解承應之問而但曰舜不禁則禁不禁尚可自主曰惡得而禁明是天子之勢直有行不去者故特告以夫有所受之則臯陶執法之心愈堅而舜全親之心愈迫。桃應愈不得不轉為舜計矣。

然則舜如之何

孟子曰盡心止盡心止 敦復堂



桃應問也。按首節則如之何自合兼舜臯在裏及孟子專答他臯陶一面一則曰執之再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則所以為臯計者已盡而為舜計者愈窮然則舜如之何較上然則舜不禁與轉身更緊設問更切桃應此時真覺得舜無可如何一段情景可駭可愕較之臯陶更難措手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

然樂而忘天下

躡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躡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

按此與次節註言臯陶之心正相應知有父而

已不知有天下也

文集某嘗問李先生以此事先生曰荆

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集解此又從舜心推出若舜既愛父又要為天子則士師之法不可廢而愛父之心必不能遂舜當此只有一逃逃字正天理人倫所在更

無別法計較弃而竊竊而逃逃而極之終身訢然樂更無纖毫芥蒂說到此處與上執之而已矣同一合下渾然天理而於父子之倫為至有何私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

惟順父母可以解憂故視

天下之歸猶草芥惟以全父為樂故視天下之弃猶敝屣

終身訢然樂之心猶是窮人無歸之心惟孟子道得徹

○此章言為士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

者但知有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

天理之極人倫之至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不待較計論

量而天下無難處之事矣精義楊氏曰予讀周世宗家人

以為知權予竊思之以謂父子者一人之私恩法者天下之公義二者相為輕重不可偏舉也故恩勝義則誦法以



仲恩義勝恩則掩恩以從法恩義輕重不足以相勝則兩盡其道而已舜為天子瞽瞍殺人臯陶執之而不釋為舜者豈不能赦其父哉蓋殺人而釋之則廢法誅其父則傷恩其意若曰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法人子亦不可一日而忘其父民則不患乎無君也故寧與其執之以正天下之公義竊負而逃以伸已之私恩此舜所以兩全其道也方守禮殺人有司不能執之而徒以聞故世宗得而不問也有如臯陶者執之而不釋則雖欲不問得乎哉然世宗取天下於百戰之餘未易以舜之事望之也然則宜奈何貴實諸法而已矣法有入議而貴居一焉為天子父可謂貴矣此禮律之通義也一置諸法而兩不傷焉何為不可哉或問使舜不去位臯陶遂行法否曰此亦須自有法周禮人臣猶有議貴議親之辟豈有天子之父殺人便置之死且如周官八議豈是周公撰出亦須有箇來處然孟子所說只是論舜心耳按楊氏之說每為後來好立論者所犯故備載此方見或問論辯之精或問楊氏之說詳矣然挑應之問孟子之答皆非以為真有是事也蓋特相與極論聖賢之心以為臯陶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舜知有

父而不知有天下各盡其道而不相悖耳而楊氏以為舜之於此猶待於權其輕重而計其不可以忘父也則非所以論聖人之心矣又謂與之執以正法則何以異於楚人之直躬者又謂既執而後竊負以逃焉則臯陶之獄何以異於灞上棘門之軍哉是皆以辭意之過徒為紛紛而反病於理也曰然則楊氏入議之說如何曰是則然矣而其說施於周世宗而不及於舜何哉向使臯陶必執而不釋舜必去而不留則朝廷公卿海內臣庶之心吾知其亦必出於此矣蓋法非天降地出亦生於人情而已矣但臯陶必不為此以私於舜舜亦不以此祈於臯陶此又不可不知耳楊氏後說以為孟子只是論舜心者為愈於前然為舜慮而不及乎臯陶則其說亦未周也尹氏之說雖約然極有味學者宜深玩之大抵當知必有渾然天理而超然不累於物之心則天下無難處之事矣尹氏曰聖人之心至公至當而已語類問瞽瞍殺人在臯陶則只知有法而不知有天子之父在舜則只知有父而不知有天下此只是聖賢之心坦然直截當事主一不要生枝節否曰孟子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是權制有未



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  
 在阜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奔天下而去則  
 便是天心阜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人心底亦須  
 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今人於事合下無如  
 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桃應之問孟子之對  
 楊氏有議貴之說如何曰使舜欲為天子又欲免瞽瞍則  
 生議貴之法矣按此可見朱子自不主議貴之說或問及  
 語類前一條論及天下不見聽舜竊負而逃皆言外意非本  
 指文集此一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  
 止於至善者也汪氏曰孟子之論示後世為人臣子之  
 道而已可以天子之父殺入且不可舍况其卑者乎以天下  
 之大且可弃况其小者乎集解桃應之間意在兩難孟  
 子之答意在各盡執者原未嘗知有竊竊者原未嘗俟其  
 執執者自執逃者自逃臣守法子愛父章內只就兩人安  
 身立命精微極至上說極天下難處之事聖賢只以臣子  
 常理處之故不待計較商量而事更無難處孟子語語斬  
 釘截鐵所以為洞見舜臯之心須知道理到此已盡只看  
 總註自明若又要推論舜逃後臯陶如何行法天下又如

何迎舜直是  
 癡人說夢矣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

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夫音扶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處所繫甚大

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不同而其氣體有

異也語類問孟子言居移氣養移體後却只論居不論養豈非居能移人之氣亦如養能移人之體乎曰有是

居則有是養居公卿則自有公卿底奉養居貧賤則自有  
 貧賤底奉養言居則養在其中蒙引望見齊王之子喟  
 然歎曰其發歎之意全在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惟先有  
 此感然後發此歎非徒歎其勢位之器宇異於凡人而  
 已也翼註居屬位養屬祿養又本於居故下單言居氣  
 如氣象之氣體如體態之體折衷云氣者體之充體者氣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 三盡心止 敦復堂



之寓大哉居乎言所關於氣體不小非贊美也上三句泛說。說統居移氣三句感王子而發如云吾乃今知居之移氣也乃今知養之移體也大哉居乎語意直管至况居天下之廣居止或云只管到其居使之然也句似與神氣不甚肖。淺說夫非盡人之子連帶下節作一串說下註中特以所居三句是其居使之然註脚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皆云羨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前篇尹氏曰睥然見於面盎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之氣象必德潤身而心廣體胖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南軒張氏

曰居天下之廣居宅乎天理者也宅之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聖人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按此意在節語言之表。四書脉同是日用所資之同非制度華美之同按此貼多與人同。翼註通章重而况句上是感觸下是旁證皆輕。說叢孟子平日以廣居自負即在眾人中精采自覺不同。因見王子觸發起來故詞氣反覆感歎若此語語歎王子實語語歎廣居也非是因王子始悟出廣居來。精言本是因王子之居說到居廣居上不是提起廣居來。壓王子之居擡高王子之居况字一折身分更高亦得望見發歎神理若將王子捺下便殺風景。况乎只重氣體能移不必與王子較高下他章是以已之長形人之短本章無意此

魯君之宋呼於埵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

說統引魯君以證王子也亦要其歸

居廣居上此非吾君二句是訝詞非疑詞。存疑此無他居相似是孟子之言以此觀之則居之能移氣也可見而居廣居者信乎能變化氣質矣。○精言引魯君事歸結居相似上可見天下富貴人居不必一地而氣體無不一。古今聖賢生不必同時而氣體無不同。居能移人斷斷不爽居之所係豈不大乎。○愚按末句言居相似自有居廣居一層在言外但語氣只閒閒倡歎詘然而止十分說破反欲少味玩本文言止意餘自覺神迴氣合會心人須善領取。由聲相似見居相似聲既為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為魯君之呼呼於埳澤之門當是魯君在埳澤之門偶有事而呼故守者異之耳非必呼門使啓也若作傳呼之聲便與氣體不切然此等處亦止得其大意可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反

食音嗣畜許六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蒙引犬馬有為人之所愛者如西旅獻獒周穆王之

於八駿自非豕比。○食而弗愛四句泛說。○說統此節以食引起愛以愛引起敬只重敬上。○愛敬何以有淺深蓋愛以精合敬以道合愛或聞其名而慕之或意其可親而昵就之敬則有尊德樂道意。○敬字一章之骨實字又敬字之骨然實字即在敬字內首節敬字即指其有實者言特未抽出耳。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

小雅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威儀

幣帛而後發見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

帛而後有也

蒙引此以下方說上國君待賢去。○翼註恭敬二字無一意故首節只單言敬。○幣之未

將不是釋恭敬之義只要見幣帛不可為恭敬以起虛拘而申上文不交獸畜之意爾。○精言恭敬接上敬字說幣



之未將敬已先存可見才離恭敬則幣將只是虛拘此弗愛弗敬所以為家交獸畜也

###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

#### 拘留也

精義尹氏曰苟無其實是偽恭敬而已何足以留君子○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

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翼註虛拘猶言把箇空套子拘留他拘字是羈縻之意不可虛拘不是說君子不當留只是說人君決不能留君子也愚按固是人君不能留君子却既是君子斷亦不為其所留不可二字壁立千仞視當時遊說之徒志在出其金玉錦繡豕交焉而巳獸畜焉而已君子則惡乎可○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誠上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

語類形色上便

有天性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是耳自口鼻之類色是如何曰一擡一笑一語一默皆有至理又曰有這形便自有這色如動容周旋中禮則色自正如祭祀則必有敬之色臨喪則必有哀之色形字重色字輕故下面但云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蒙引非指形色為天性也形色皆天性所在也按集註故揭明無不各有自然之理踐如踐言之踐語類踐形是有這箇物事脚實踏著不

理便是踐得這箇形耳目本有這箇聰明若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也

或問人之生於天地之間也莫不有形其



有是形也。莫不有。色而本其所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其性者。也。然。衆人。格於形。氣之偏。狂於習。俗之蔽。而不能無。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無。一。毫。人。欲。之。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貌。則。極。恭。言。則。極。從。蓋。凡。其。間。是。以。有。是。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可。以。踐。之。其。形。也。語。類。天。生。形。色。便。有。本。來。天。理。在。內。賢。人。踐。之。而。未。盡。聖。人。則。步。步。踏。著。來。路。也。又。曰。踐。非。踐。履。之。謂。蓋。言。聖。人。所。為。便。踐。著。這。箇。形。色。之。性。耳。○。惟。聖。人。能。盡。其。性。而。後。可。以。踐。其。非。自。然。之。理。所。以。人。皆。有。是。形。而。必。聖。人。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伊。川。以。為。充。人。之。形。是。也。○。盡。踐。形。有。仁。須。盡。得。仁。有。義。須。盡。得。義。無。一。些。欠。闕。方。是。盡。踐。形。有。仁。須。盡。必。有。性。耳。形。也。必。盡。其。聰。然。後。能。踐。形。只。是。一。事。○。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未。至。於。聖。人。則。於。

性分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天性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二者之分如何。曰。形色為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為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蒙引。形色天性本來都到十分地位。人必充得到。○。程子曰。此言聖人十分地位。方是踐形。方滿得那脖子。○。盡得人道。而能充其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為人。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精義。明道曰。惟者。人生稟五行秀氣。頭員足方。以肖天地。則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為能盡人之道。故可以踐形。人道者。君臣父子兄弟未婦之類。皆是也。又曰。形色性所有也。聖人倫之至。故可以踐形。按此兼五倫說。更完備。游氏曰。形者。性之質也。能盡其性。則踐其形。而無愧矣。蓋萬物皆備於我。則其所有何物不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為其能盡性而踐形。

孟子集註本義 卷十三 十一 課本 敦復堂



也。若反身未至於誠，則是於性有所不盡。未能盡性，則於質有所不充矣。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箕子曰：「視曰明，聽曰聰，視謂之明，聽謂之聰，皆耳目之聰明也。然則聰明之性，則能踐耳、目之聰明，苟視聽不足於聰明，則是有耳目之形，而無視聽之實德也。揚子曰：「聖人耳不順乎非，目不隸乎不善，若非禮勿聽，非禮勿言，則於口耳猶有所擇，是未足以言踐形。」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視，耳之所聽，以至口之所言，身之所動，不待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則未免有克焉。若孔子告顏子非禮勿視等語，是也。故曰：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  
踐形，謂類問。既聖人如何，却方可以踐形。曰：踐形，如覆得過，底模樣。如伊川說：「充其形色，自是說得好。」踐形，如禽獸，是不足踐形。而伊川說：「惟聖人能全其形，雖是人心實集人，有是形而不能全其形，惟聖人能全其形。」  
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乂哲謀聖皆

踐形之意也。楊氏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踐形矣。

然可畏方是孟子繫緊為人處。人每只說形性合，一見形之當踐，却似踐形而後可以盡性。惟聖人三字，口氣作何著落。愚按：性或人所不曉，形則人所共知。然此理體用一原，故孟子特從易曉處親切指示。未句只言踐形正於聖人分上，藏得盡性在裏。惟字然後可以字，都非虛設。若作現成語，零綽過，聖賢豈肯只當一場說話。此中實際正須體認分明，才見得孟子語言字字警發。條辨聖人踐形是已充實此形學。踐形便是聖人要充實乎此形。愚按：孟子然後可以字，自是為凡有形者痛加棒喝。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期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為期，猶勝於止而不為者乎。按此亦丑私問於孟子之言。

孟子集註本義淮南卷十三 三 盡心上 敦復堂



○或問小註此章當與論語宰我問喪章一例看

孟子曰是猶或紵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

弟而已矣

紵之忍反

紵戾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戾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

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

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之也

翼註味註彼當自知四字及示之至情非強之

也二句可見教以孝弟之旨趣蓋人方悍然紵兄我直禁之曰汝勿紵是以我之說勝彼彼未必聽也我教之以孝弟至情是以彼之良動彼也彼自知兄之不可紵矣○存疑教之孝弟只承上紵兄之臂說短喪之意在言外精言

教之孝弟正喻兼說在喪故曰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紵而喪之不可短愚按二說皆通然細味語氣所言者此而所況者彼口說紵兄而意自主短喪呆作平舉不得○精言齊王短喪紵兄之臂也為期之說謂之徐徐也玩此可見齊王欲短喪并不欲期公孫丑背後酌量見當為期而不當遂已是為短喪者參一末議下一轉語也故孟子有紵臂徐徐之譬若齊王短喪自欲行期公孫丑附會其說謂期愈於已則是直謂兄臂之可紵而不謂之徐徐矣是字云爾字指為期之說愚按此以意度之自可但書無明文○孝弟二字只渾說○至情觀滕定公章可見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

何如也

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其傅為

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

大功九月小功五月

時又適有此事



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數月字與上期字相照丑問此之是非正疑為期之喪之未必不可

耳按儀禮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線緣既葬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去忍即除故請之也。紹聞編儀禮喪服章公子為其

母練冠麻衣線緣既葬除之此便是終喪也當時此禮已廢故齊之王子有其母死而其傳為之請數月之喪者請得終此制也故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若既葬而未忍即除則其情雖厚亦為過制矣集註又存此一說者以父母之喪人之至情特以壓於商母而制有所限心固未得為終也愚按後說勝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

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請雖止得加一日猶勝

不加求矣鮮曰抱無窮之慕者視三年猶一日拘有限之分者得一日為三年此可以觀入真心所為處按終

之即主終三年之喪說更與短喪對針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

者耳蒙引齊宣王欲短喪得為而自不為者也王子之情以為厚為數月不得為而欲為者也翼註一則數月亦可

無孝弟之心也按末句切指齊王與王子相形說舊解云歸重丑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

短長示之至情則不肖者有以企而及之矣精義尹氏曰

下之通喪聖人制禮其可改乎按總註仍歸到示之至情與次節註相應此其所以教之孝弟乃天理人心之最

真切處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五

盡心上

敦復堂



下文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慶源輔氏

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其生也後不能及門受業者也○說統君子設教以開後學不欲遺一人於教外玩所以二字其心自見○條辨看他那一樣人來君子便以那一教予之委曲造就都在一因字上變化五者除私淑艾外其上四等亦多彼此相兼非終身只以一法教之也按本文自指別分明無庸纏擾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殖人力已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是已精義張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

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然後教之也如天之雨豈待望而後雨但時可雨而雨耳○語類曾子學到孔子田地故孔子與他說一貫之道此所謂如時雨化之者也時雨云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又曰他地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告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而後時雨可化惟顏曾力到功深而後孔子之化可施使他弟子而處以是告之是猶種植之力未至雖有時雨亦不能速化也○說統時字最重當其可之謂時教學相遇猶草木之得時雨生意淳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此只重教者點化上生意淳然不知其然而然故謂之化此只重教者點當下點化之妙不指平日積漸之功平日積漸之功下四種亦同如時雨化却非其人不得在聖教亦希有難觀者若說聖人概化之則不須復有下四種矣○精言可化者物化之者雨時則不先不後恰當其時此正當機指點教法五有者字都是教此節全在如字索解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之於

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語類成德成就其德如孔子

財通達其材如孔子於由賜材是資明敏者說統成

德有造就意達材有兩通意集解德字材字就學人天

資說成與達則君子教法也德是心術近正底人但稟賦

未免或偏故須長善救失涵育薰陶以成就之材是有技

能底人但設施未必果能就理須與開導充拓酌古宜今

以通達之精義伊川曰在易坎之六四曰納約自牖納

約謂進結於君之道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也人臣以忠信

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告之取信則易也教人亦

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者心之明也從其心之所明

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四書通

孔子四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孔

子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

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曾

曾二子獨得夫子化之之妙也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慶源輔氏曰樊

之淺率孔孟皆必俟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南軒張氏

曰成德達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

為凡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

竭兩端之教也翼註答問者是資學俱劣無德可成無

材可達只就所問而答以解其疑而徐俟其有進張曉

樓曰以講學則淺深廣狹因乎其人是即授之以陶鑄也

此如孔子之於樊遲然以論世則然否異同酌乎其地是

即予之以變也此如孟子之於萬章然按成德達財

之入亦未嘗無答問然不專靠著答問故語類云答問則

早費言語所以別為一種在成德達財之下然語類又有

云未及師承只是來相問之說此却不必泥

有私淑艾者

艾音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

敦復堂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

朱子曰艾讀為父說文云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

艾創艾亦取諸此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子之道於人而竊

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

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淑艾是不曾及門聞風而善者。未曾親見面授只是或聞其風而思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蒙引有私淑艾亦主教者言蓋其教澤所遺有以成就之也。凡道德足以師範後學者皆有其淑之澤。必併此言之。然後足以盡君子之教。一法不可謂其品在答問下也。私淑艾中亦有上四種在如孟子程子朱子如時雨化一等也。其外諸賢成德達財甚多。若訓詁箋註之儒亦答問之流也。孟子以此一條置末固自處之義亦理當另起耳。

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說統找此一句見得君子教思無窮。甄陶之術亦無窮。在受教者之自得何如耳。集解玩此字者也。字分明是為學者指點莫徒作結上看。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

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

幾音機

說統高美二字不平。美在高處見得。登天只形容不可及處。按丑惟見道之高。擬之以登天。實則丑並不知道之所以為高也。孟子末節云中道而立。正破他高字。○輯語丑差處。只在一使字。夫道何物也。豈教者所能使乎。云何不使彼為可幾及。然則所云不可及者。彼亦疑孟子之使也。○按丑口中說道意中却只在欲孟子貶教以相狗故。

孟子集註本義通考卷十三 三 盡心上 三

敦復堂



孟子以繩墨  
穀率曉之

孟子曰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穀率為

聲穀古候  
反率音律

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自貶

以狗學者之不能也集解繩墨穀率是學匠學射之法而

與下能者反對繩墨穀率非專為拙工拙射而設而拙工

拙射亦不能舍此以為法故匠羿不為改廢以一定之法

不可易也循其法則拙者亦可進於能不循其法則拙者

况說正意自在下文○翼註此章以教字作主不以道字

子貶教非欲其貶道也引繩墨穀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也踊躍而出也

三字屬君子言雖引而不發而其言意中躍躍然會動如

所謂活潑潑地也及八解又云躍躍然於動靜語默之間

引而不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

有物躍然於因上文穀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之

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

不告者已如踊躍而見於前矣語類君子引而不發躍如

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

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

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來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又

日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

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才挑動那頭了時



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  
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須是精一其心無些  
子他慮夾雜方看得出不是說君子之射常引而不發  
此只緣上文說射故有此語言君子之教人但開其端以  
示人而已其中自有箇躍如底道理學者須是識得這箇  
道理方知君子教人為甚忠故下文申道而立能者從之  
○說統引字不發字躍如字都影射字來躍如就在引而  
不發之內中道而立就在不發躍如之內只是論教法不  
是論道體見得君子教人有可得而授者有不可得而授  
者如射者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得而授者已躍然於不發  
之表蓋無所為高無所為美但中道而立以待能者之自  
從耳○愚按君子中道之教亦自本於道體自然之中中  
字方有來歷但此處只以教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  
法言然亦非可竟抹却道體

**立言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  
紹聞編其道無過不及無過則非難無不及則非易但在學者能篤志能力行則能自得之故曰能者從之中道而立見無登天之難能

者從之見未嘗不可幾及而在自勉也○蒙引得之之妙  
不外學之法而得之而其所以得之只在深造之以道  
學者但當致力於其所學之法而得之之妙則無所容其  
力也力到功深自然心領神會故在能者之自勉○或問  
小註中道而立論教不論學○四書家訓中道即繩墨穀  
率立字極有意味是決不可遷就之意正與下從字相應  
譬如君子在中路站立聽他不能者跟上我來我不去遷就  
他又曰能者從之言外便見得不能者亦無如之何矣○  
愚按固是勉學者然語意只歸到教不可貶上方與丑發  
問之意相對針又按中道道字即與章首道則高矣道字  
相照應自是正解然作比照看於立字從字自相關切也  
○注氏曰君子雖不心道以狗入然亦未嘗絕人離物而  
使人不可幾及也○吳因之曰丑本意只在○此章言道  
何不使彼一句孟子末節亦只應他這一句○此章言道  
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不能顯默不能



藏。蒙引此章孟子之言。總是言教有成法。而其所以教有。不可抗高。不可貶者。道有定體也。惟道有定體。故教有成法。卑。教有成法也。按此章大指。只此便了。然不能顯。默不能藏者。如渾舉大意之為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

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也精義張子曰天下有道

隨道屈○纂疏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達非道

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而離哉○條辨有道時

則道在必行而不日以身殉道者以身不出則道無自而

行也故必日以道殉身無道時則身在必退而不日以道

殉身者以道不屈則身不妨於有為也故必日以身殉道

○集解一道字兩邊樞紐而與身互為殉者有道是身出

之時以身為主無道是道屈之時以道為主註兩必字要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以道從人安婦之道精義尹氏曰以道殉身施之天下也

有於已焉在其為道○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

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焉有所謂道哉○范氏曰君子遭世

之治則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

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

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

身伊尹周公是也以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

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人君用人不用

其身惟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新安陳

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



亂而酌身之進退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精言以道殉人如不待其招而往姑舍女所學而從我皆是○說統未聞有太息當時意在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聲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集解在所禮是加禮意公都子之見也而不答

則不但非所禮矣此其所以訝而問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勲勞而問挾故

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一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滕君之弟是貴尹氏曰有所挾知來學即是賢

則受道之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一方有受教之地有

所挾則二三也○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則能受有所挾則私意先橫於中而不能入矣○條辨只是一箇挾底心腸不好然有諸內必形諸外亦自有挾底氣象見於師前挾貴便有富貴驕人氣挾賢便有賢智先人氣挾長便有老成而不安於弟子之氣挾勲勞便有居功而責報於師之氣挾故便有今日雖弟子前日本舊好而欲畧分言情之氣如此則受道之心彼先不專告之亦必無益故皆所不答○集解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而痛自懲艾以潛消其有挾之心○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夫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也。此言不及者之弊。宋子曰：所厚是以家對國言之，又曰：所厚之不能已者，按厚薄只宜活看，不必如大學鑿定以家國分。又人之不能已，亦不必貫合上條。只兩分以處事接物對看。○翼註：無所不己，不是凡事在己者，皆無所不己。若果事在己，已之正是合該底了。孟子又何為責他？只是比那不可已者稍緩耳。無所不薄，做此○條辨無所不己，只於不可已而己者，決之無所不薄，只於所厚者薄，決之只就當下說，非謂今日如此，後日以漸而推，方如彼也。不可已尚且己之，更有何事已不得？所厚者尚且薄之，更有何人薄不得？決斷他是如此。○存疑：周平王忘父之讐，宋高宗忘父兄之讐，是不可已而已者。唐明皇一日殺三子，是其所厚者薄也。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衰，故退速。

語類：進銳退速，其病正在意氣方盛之時。

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翼註：進銳如何反退速？蓋進銳不是真心求進，只是箇淨氣，這箇淨氣最不可耐久。○存疑：進銳不但進修為治亦然，如所謂求治太速，更張無漸者，亦是按進兼學問事功言之。太全熊氏專指講學言於義未括。○三者之弊，理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同然卒同歸於廢弛。

慶源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四書通：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一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新安陳氏曰當取則取但不過

取而有時當用則取但不過用而有節○仁山金氏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施於動物而不知施於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滅絕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倒行逆施矣○文集墨氏以儒者親親之分仁民而親親反有不厚釋氏以儒者仁民之分愛物而仁民反有不愛○蒙引此章宜先排箇物字民字親字在這裏然後將親仁愛三字擇所宜施者而施之以親字付之於親以仁字付之於民以愛字付之於物則各得其分而不至於輕其所重重其所輕○朱氏祖義曰不以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差等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任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

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任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差等非仁矣○翼註弗仁弗親要見理勢不可意蓋物之多不能徧仁且仁之則無同生異類之別民之多不能徧親且親之則有兼愛二本之嫌○條辨上只說於民於物未說於親然以弗仁弗親歸到親上而以親親二字緊接跌下仁民愛物則重親親說自是一章喫緊意思况施恩有等正要從親親等語去尹氏一本故也無偽也即是此意謂不重親親者非也○上四句已是下二句道理但上是薄者不重得過厚恐無以為厚者地也是下二句道理但上是薄者不也於上兩而字作一停蓄下兩而字作一推排次序自了然矣○精言既從物與民逆推轉來說恩不可過又就親與民物順放下見恩之有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等總要人知親與民物之分

老以及人之老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

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自吾一性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



者言之則於此三者之序有由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於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汨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覺軒蔡氏曰統而言出者皆仁於此仁字乃吾性中之仁親仁民愛物皆從此出者也此從源頭上說分而言之則有序序謂輕重緩急之序此就本

**楊氏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所謂**

文差等說

**理一而分殊者也。**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且以一身觀之四體百骸皆具所謂體也至其用處則屢不可加之於首冠不可納之於足則即體而言分在其中矣。○西山真氏曰凡生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謂理一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也是謂殊只是理一中分殊義只是仁中之義

**條辨分** 尹氏曰何以有

**是差等一本故也無偽也**

慶源輔氏曰一本故無偽而有等差若無等差是偽而二本也

○輯語親親仁民愛物。層次雖有三等而君子之為道也止有一本。親親十分。到愛物才有一二分。若親親只五分。分推到仁民處已不足。況愛物乎。故君子欲盡仁愛之量只在親親上加厚。親益厚則放之仁愛益周。此之謂務本道生。○此章有三義。親用之親。仁用之民。愛用之物。施之各當一也。親親仁民愛物以次。差等推之有序。二也。仁民愛物總只在親親用力。此處厚一分。下稍有一分歸於一本三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

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

入急親賢也

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治而其



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則恩無不洽。

而其為仁也博矣。蒙引當務之為急為最所當知者。急親

別得明。語類問急先務一段如何。曰人人各有當務之

急也。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此各有所

急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此聖

人之所急也。若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則是不急。又問治

天下莫過於親賢。知却隨時因事為之。故不指言如舜之

舉相去凶。是舜之先務。禹之治水是禹之先務。何如曰大

畧是如此。○隨其時勢之不同。須知自有緊要處。乃是當

務。○朱氏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

者。聖人之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新

安陳氏曰上四句言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

實之。○說統此章重一務字。正為小知小仁而發。世主銳

精圖治。何嘗不欲盡力而周知盡人而博濟。顧其勢有所

不能若不在緊要處用力。則智必窮於所知。仁必窮於所

愛。非惟不足為治。而亦不成其仁智矣。把堯舜提醒處見

得仁智至堯舜極矣。然智不過急當務。仁不過急親賢。乃

所以成其無不知無不愛。而世主奈何舍其所當務。務其

所不必務哉。此之謂不知務。是通章結脈。○知屬事。仁屬

入。兩平說兩務字是論盡仁盡智之方。非教以去煩就簡

說之。

不能三年之喪而總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是之

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歎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總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者也。

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歎長歎。不敬之大者也。齒決齧斷

乾肉。不敬之小者也。問講求之意。曲禮毋放飯。毋流歎。又

洪濡濕也。宜齧斷之。乾肉堅宜用手。○精義尹氏曰知務

者知輕重大小之義也。○語類問是之謂不知務。却止說



智不說仁。曰便是併與仁說。所謂急親賢之為務。豈不為務乎。新安陳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仁之急親賢。為務。乃智仁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二務字。翼註末節。乃不知務底模樣。非不知務之實也。按此之謂三字。分明為本指寫照。南軒張氏曰。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歆。則齒決有不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未畢貫。此所以為道。按此非本指。然不可不見到。 ○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所先後。則事有序。四書通不識其全體者。知之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雖周。而精神傲於無用。愛之雖廣。而德澤壅於下流。泛用其心者。也。按章首先。揭明智者無不知。仁者無不愛。此正所謂智仁之全體也。當務為急。親賢為務。力正從全體中識其所當。先非謂智仁之有不知。有不愛。豐氏曰。智不急於先務。雖徧知人也。總註四語。極為完密。

之所知。徧能人之所能。徒做精神。而無益於天下之治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

新安陳氏曰。當務為急。與親賢為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智章之意。推之謂智之所當務者。即是急親賢之為務。仁之所為智之所知。亦儘可通。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智所當務。所包甚濶。不可竟以親賢當之。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終

課本

孟子集註本義滙參卷十三終

然則而盡益於天下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孟子', '集註', and '本義']*



